



文章之道必有正宗爲百世之準的而不得偏執一說以軒輕乎其間頌高者或失之難卑者或失之易抑且描摹聲調掇拾形骸猶夫優孟之似教虎賁之類蔡而雷同沿襲之弊甚至貽咎乎古人則亦論文者之過也新城先生之論文也謂當近取唐宋而唐之文斷自退之宋之文斷自永叔又謂祖宋祧唐者爲古文必宋宋必歐陽爲其所不取其論若似乎相反然能出入乎唐宋而神明變化乎歐陽微先生之文莫與歸矣夫廬陵當五代之後闡明昌黎之絕學直足表裏揚馬佐佑六經

老泉蘇氏常舉韓子之文爲比又以爲非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則不尚其同可知已其曰紆徐委備往復百折未嘗失之易也其曰條達舒暢容與閑易未嘗失之難也然則宋文得唐之正宗者固應以歐陽爲準的儻不就先生之所近取而善會其所不取遂以萬吻之雷同爲廬陵口實毋乃與世所稱不讀唐以後書者均一矯枉過正之詞而豈先生爲文之旨哉先生之文如風水相遭乎大澤之陂無意於爲文而文之至者生焉時而爲唐時而爲宋時而爲歐陽要不能指其孰爲唐孰爲宋孰爲歐陽則洵非唐宋歐陽之文而先生之文也先生又嘗稱呂伯恭言文章之有序當序作者之意哲不敏敢云能通知先生之意故前取先生論詩之語以序先生之文今又取先生論文之語以序先生之文凡以弟子之稟承其師說也恒守之終身不變而況文章之正宗爲百世之準的者并非一家之私言也哉承學程哲拜手

昔年集一卷之言也始承學野言
有之然其不變而為文章之五宗
論以承夫主之文凡以論其
主論其之論以承夫主之文今又
昔之論其不變而為文章之五宗
論以承夫主之文凡以論其
主論其之論以承夫主之文今又
昔之論其不變而為文章之五宗
論以承夫主之文凡以論其
主論其之論以承夫主之文今又

原序

憶予髫時侍先文康公京邸執戟為郎即喜從老
輩諸先生遊逾壯官京師益得交海內名士大夫
而一時名士大夫亦往往匿就予予最心折者得
二人論文則鈍翁汪先生論詩則阮亭王先生其
後宦遊四方三十年所見日廣交名士大夫日益
衆而予所心折者終無逾兩先生乃歎天地雖大
生才實難前代號稱文章大家代率不過數人有
以也壬申秋予量移吳閭會鈍翁已前歿予為敘
其遺集行之已又合吾鄉侯朝宗方域寧都魏叔

子禧爲三家文鈔之刻頗行於世阮亭以書抵予曰吾論交當不後汪魏吾所爲蠶尾集詩二卷文八卷幸以鈔之梨且爲我敘予發篋讀之累晝夜卒業則喟然曰予交王先生三十年屢大服其詩耳今乃更服其文予固陋不足以盡王先生概如是已先生詩久已重於天下知言者謂其爲詩波瀾愈闊格律愈精變化愈極其致又引元氏序浣花語以爲是詩家之總萃其說當已先生論文大較原本經史斟酌唐宋不屑爲世之貌似廬陵者而碑版敘事之文尤勝予以謂先生在 本朝卓

然爲一大家亡疑如東坡山谷之在宋遺山道園之在元後世亦必以予爲知言非阿好也先是先生之詩有正續二刻皆以漁洋名其集茲集又以蠶尾名予常登元墓望太湖諸峰山僧指似所謂漁洋山者離立七十二峰間其名勝不足當兩洞庭而蠶尾山在兗鄆之竟小洞庭之中所稱遙望湖中數羸隱現似又出漁洋下乃自先生名之二山遂與太湖之莫釐縹緲東魯龜蒙鳧繹諸峰隱然爭嶽崑崙屹於天壤地顧不以人重與予又聞魯直常游灑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乃自號山

谷老人晚年過涪即又號涪翁先生名集之意儻類是與康熙丙子臯月商丘同學弟宋學序

山茲與大時之莫蒼黠黠東曾離蒙身黠黠南黠黠
賦中幾痛黠黠又出無黠下以自決主名之二
或而黠風山岳交彈之責小隊與之中所縣黠
黠黠山所黠黠七十二筆間其名黠不且當黠風
黠黠名子黠黠元其黠大黠黠黠山黠黠以所黠
黠以黠五黠二黠黠以無黠以其黠黠黠又
八在七黠必以子黠黠言非黠黠也夫是
為第一黠子黠黠黠黠黠黠黠黠黠黠黠黠黠黠

帶經堂集目錄 第六編

蠶尾文集

卷一 序記

志壑堂集序

西堂全集序

芝廬集序

澹遠堂詩集序

誠齋詩集序

浮園詩集序

野香亭集序

梅氏詩略序

梅崖詩意序

晴川集序

半部集序

辛未科會試錄後序

新城縣新誌序

盤山誌序

唐宋四家詩選序

和蘇詩二集序

鬲津草堂詩集序

蒙木集序

蒙木文集

蜀道驛程記自序

池北偶談自序

居易錄自序

國朝謚法考自序

西城別墅記

卷二 傳

張東谷先生傳

馬文毅公傳

御史梁哲次先生傳

有序

汪比部傳

惠顯傳

烈節馬淑人董氏傳

王烈婦傅氏傳

徐節母畢孺人傳

卷三 解 辯 記事 銘 尺牘

詩解 四則

留時隸幽州辯

徐世溥武侯論辯

書傳國壘

書充墨

書縮頭道人事

書宋道人事

書亳州女子王氏事

幔亭弟結綠硯銘

答盤山拙菴和尚 二首

答門人陳子文 二首

答棲霞楚雲和尚 二首

答唐濟武檢討 二首

答秦留仙宮諭 二首

答梁堉

寄門人襄陽吳別駕國峯

答韓太虛郡丞

答門人張力臣

答荆菴禪人

答拙菴禪師

寄宋牧仲中丞

寄尤悔菴太史

卷四 神道碑 墓表 墓誌銘

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少

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

文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贈太保謚忠

毅孟公神道碑銘

誥封奉政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

耐翁吳先生墓表

田母張太恭人墓表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銘

中奉大夫整飭天津海防道山東按察司副

卷五 使韓公墓誌銘

誥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慕廬

葉公墓誌銘

新封文林郎山西太平縣知縣前直隸棗強
縣縣丞行健趙先生墓誌銘

卷五墓誌銘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文襄靳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刑部雲南清吏司郎中王公墓誌

銘

承德郎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丘公
墓誌銘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王公墓誌銘

新封文林郎望江縣知縣伊公墓誌銘
故孝廉馮君墓誌銘

卷六墓誌銘 墓碣銘 墓輓志 塔銘 行實

霜臯先生墓誌銘

文學張君墓誌銘

文學太液三兄墓誌

紀母陳恭人墓誌銘

呂孺人孫氏墓誌銘

亡兒啓渾墓碣銘

二殤女墓輓志

法慶靈轡禪師塔銘

亡室陳孺人行實

卷七 跋

跋兩漢紀

跋曹全碑

跋真靈位業圖

跋長短經

跋杜詩 二則

跋白孔六帖

跋王建宮詞

跋權文公集

跋樊川集

跋白蓮集

跋大字麻姑仙壇記

跋撫言足本

跋唐闕史 二則

跋五王飲酪圖

跋吳越備史

跋武夷集

跋西崑集 二則

跋宋高僧詩

跋李泰伯集

跋趙清獻集

跋稽古錄

跋隆平集

跋東坡先生詩

跋清江三孔集

跋永嘉二劉集

跋東坡先生小字帖 二則

跋王魯翁篆

跋文昌雜錄

跋宛丘集 二則

跋雪溪集

跋世說侯鯖錄

跋侯鯖錄

跋西塘集

跋道鄉集

跋嵩山集

跋鐔津集

跋唐鑑

跋東觀餘論

跋元祐黨籍碑

跋嵩山碑

跋太平治迹統類

跋清暇錄

跋卻掃編

跋唐庚眉山集

跋陵陽集

跋郭祥正青山集

跋竹友集

跋葉石林建康集

跋晁子西嵩山集

跋盤洲集 二則

跋攻媿集

跋內簡尺牘 四頁

跋玉楮集

跋陸放翁詩 二頁

跋翠微南征錄

跋宋名臣奏議 理錄

跋兩漢刊誤補遺

跋文苑英華辨證

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卷八 跋南岳錄

跋四朝聞見錄

跋揮塵錄 二則

跋江西詩派圖 四則

跋西溪叢語

跋蘭亭博議

跋歸愚集

跋安晚集

跋劉後村集 五則

跋王厚齋集

跋則堂先生春秋集傳

跋史邦卿詞

跋青瑣高議

跋姜西溟所藏唐搨十七帖

跋吳天章所藏宋搨樂毅論

跋宋史記凡例

跋句章集

跋吾汶藁

跋蛻菴集

跋聲畫集

跋牟氏陵陽集

跋禁扁

跋傅若金集

跋所安集

跋石田集

跋太虛集

跋玉堂嘉話

跋研北雜志

二則

跋輟耕錄

跋安南國志

跋經禮補逸

跋元人雜畫

跋元故宫遺錄

跋始豐稿

跋邾世家

跋東海生集

跋泐季潭石刻詩

跋五經大全

跋革書大全

跋都玄敬楊君謙雜著

跋王文成龍岡漫興卷

跋霍韜集

跋天祿閣外史

跋童子鳴集

跋山居雜志

跋朝邑誌

跋婁子柔古文

跋朱文恪誥命

跋錢宗伯嘉興高氏家傳後

跋黔書

跋論畫絕句

跋春秋集解

跋律呂圖說

跋李河濱書

跋通鑑紀事本末摘要

跋綿津山人詩卷

跋門人閻左汾印譜

跋門人陳子文裝潢小札冊

跋門人黃從生梅花詩小冊

跋門人金穀似之官靈丘詩

跋自作米海岳研山歌後

跋禪警疏事本末蘇要

跋李四戴書

跋許呂圖

跋春林集

跋論畫

跋書

跋發宗自嘉興高天家對

帶經堂集卷六十五

歛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蠶尾文一序記

志壑堂集序

爾雅曰序緒也文籍之有序昉於書詩書不具論詩大序或謂作於孔子或謂作於子夏小序或謂作於子夏或謂作於衛宏或謂作於毛公伊川程氏斷以為出於國史之筆而鄱陽馬氏則謂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又以為聖人之刪詩其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

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考而不欲臆說者也序之有功於三百五篇如此晦菴朱子欲以鑿空之見廢之終不可得也後人結集文章例必有序蓋本於大小序之義而呂伯恭謂序文籍者當序作者之意夫苟不能通知作者之意則不如其勿作爾矣翰林檢討唐先生在世祖朝以史官抗疏言事罷歸其言直斥臺諫之非分別白黑言人之所不敢言當時以為好名者有之以為出位者有之然國家事臺諫不言則侍從言之古者諫無專官庶人傳語百工執藝事而

況於文學侍從之臣乎先生罷歸四十年鍵戶讀書不以身之放廢而忘君父於凡國計民瘼利害休戚皆借箸而籌之又究極朱陸同異之辨苟及二氏之說皆務窮其波瀾而詳其指歸扁舟襍被攬奇勝於吳越章貢之間者數年而後歸息乎般水之陽蓋先生之胸中浩浩然落落然如雲之行於太空如風之行於江海入世世出隨所遇而發之而未嘗有所執也故其文近於蒙莊而其詩近於東坡讀者欲以拘墟之見尺寸而測之失其意矣予家與先生阡陌相接辱先生知交最深自

三十三
鶴尾文卷一
謂能通知作者之意故定先生集竟而述之編首以竊附於詩之大小序焉

西堂全集序

吳郡名勝有滄浪亭焉圖經以爲吳越時廣陵王之池館也宋慶曆間蘇校理子美得之始構亭北碕自爲之記以爲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歐陽子爲賦詩曰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祇賣四萬錢於是滄浪亭之勝甲吳中矣夫滄浪衣帶水視三江五湖不啻蹠涔吳中號多名山水卒亡有出其右者豈非以人重歟然子美蜀人仕宦不得志扁舟

南遊買水石於此聊以寄其幽憂侘傺無聊不平之思使其復用於世固未必能終老此亭其後爲湖州長史年甫四十以卒計其居此亭亦不過數年耳所云小舟幅巾魚鳥共適者固未嘗終有之也今翰林檢討梅菴尤先生家滄浪之濱所謂高林翠阜紅蕖綠浪不出跬步而盡收之几席之間其自翰林休沐而歸也日偃仰乎水哉之軒揖青之閣寢食遊息以得有此亭者蓋七十餘年矣子美歌詩豪邁橫絕古文與穆修齊名竟以酒食細故放廢至於沒齒生當慶曆之盛曾不獲一日自

三十七四
效其長於館閣先生早以文章受知不世祖皇帝
晚入史局又以文章受知今上兩朝榮遇尤
非子美所敢望然則滄浪之以子美重者今不以
悔菴而益重歟先生古文歌詩如萬斛泉隨地湧
出世出世間辯才無礙要爲稱其心之所欲言昔
雲門說法如雲雨殊不喜人記錄見即訶曰汝口
不用反記吾語異日裨販我耶近今作者其能不
爲裨販者誰歟如吾悔菴與雲門相視而笑可也

芝廬集序

芝廬先生刻其詩若干卷既成自江南寓書命給

事君屬予爲序予抗塵走俗且多幽憂之疾久之
未有以報也一日秋雨中給事自攜所作雜畫八
幀過余因極論畫理久之大略以爲畫家自董巨
以來謂之南宗亦如禪教之有南宗云得其傳者
元人四家而倪黃爲之冠明二百七十年擅名者
唐沈諸人稱具體而董尚書爲之冠非是則芻門
魔外而已又曰凡爲畫者始貴能入繼貴能出要
以沈著痛快爲極致予難之曰吾子於元推雲林
於明推文敏彼二家者畫家所謂逸品也所云沈
著痛快者安在給事笑曰否否見以爲古澹閒遠

而中實沈著痛快此非流俗所能知也予聞給事
之論嗒然而思渙然而興謂之曰子之論畫也至
矣雖然非獨畫也古今風騷流別之道固不越此
請因子言而引伸之可乎唐宋以還自右丞以逮
華原營丘洪谷河陽之流其詩之陶謝沈宋射洪
李杜乎董巨其開元之王孟高岑乎降而倪黃四
家以逮近世董尚書其大曆元和乎非是則芻出
其詩家之有嫡子正宗乎入之出之其詩家之捨
筏登岸乎沈著痛快非惟李杜昌黎有之乃陶謝
王孟而下莫不有之子之論論畫也而通於詩詩

也而幾於道矣子之家先生方屬予論次其詩請
即以此言爲之序不亦可乎且子之家世自文肅
太史兩公以德業文章見重隆萬兩朝太常公風
流弘長巋然爲江左文獻尤擅場六法寸縑尺素
流傳海外世之論者以比黃公望而年壽亦如之
此非煙雲供養不能先生幼聞過庭之訓耳濡目
染無非教也其詩之工也不亦宜乎遂書其語復
於先生然終無加於給事之論也

澹遠堂詩集序

昔韓退之序荆潭倡和詩謂文章之作恒發於羈

旅草野若王公貴人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誠如是則古今之著書修辭以自見於後世者宜皆出於遯世離俗巖棲谷隱者之所爲而公卿大夫皆不可與於是事也審矣抑古之著書修辭以自見於後世者或同時焉或異世焉未有無所託以傳者也然其所託者必其生平之交相切磋以文章觀摩以道義而深知其故者也夫惟深知其故則其言之也必加詳若夫生同時矣而相睽在數千里之外無傾蓋之遇杯酒之歡而謂夫夫也必能知我者也必能深知其故而爲吾代言之使

吾著書修辭之意不泯泯於後世者也舉世之人必且目笑之而當之者亦且卻顧而自疑矣又橫徐先生年七十矣生於甌粵去齊魯之郊五千里足未嘗至乎京師生平無公卿之遊冠蓋之交一旦橐其詩數百篇介司寇鄭公以請序於予且謂能已知者莫如予何其信予之深至是哉既而誦其詩如春日田家楊叟山居諸篇喟然歎曰是今之靖節也已又徵諸司寇稔其出處之槩不慕榮利簞瓢晏如擬諸靖節殆無愧焉者乃私自喜以爲能知先生果莫予若也以先生信予之深其亦

三子子
可以無負矣乎而其言之能傳先生與否則非予之所敢知也閩嶠以南文章之士伏處草野者何限而先生顧獨有取於予若以爲可與於是事者則予庶幾道於退之之誚也夫

誠齋詩集序

吾友盛侍御珍示經明行修海內推爲通儒長德其生平於師友之際尤纏綿篤摯多非世俗所可及者當明之季朝政不綱清議在野而婁江張吉士西銘雲間夏吏部瑗公尤爲東南士論所歸時侍御年甚少已及二君之門未幾明社旣屋二君

先後死而瑗公又死於亂馬鬣未封後裔湮滅時易勢移異時門生故人無復有過而問者侍御拊膺太息曰昔者先賢端木氏之言曰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公西氏爲志焉備三代之禮載在禮經皆可考據後死者敢多讓乎於是之海上以身爲志大葬瑗公一遵古禮遠近稱之其獨行大槩類此吾嘗讀范曄書漢儒之於其師最重鍾興當建武時以春秋教授太子及諸王以功當封興不敢受爵曰臣師丁恭帝於是爲封恭而興卒固讓不受孟喜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

上聞喜改師法竟不用也至於死生患難之際或過家不宿或髡剔自繫詣闕上書往往而然蓋其時上以風厲其下下以名節相高率出於是故自洙泗而後言師友者惟東漢猶爲近古而古道之不行於今日亦已久矣侍御顧奮起千載之後爲之於舉世不爲之時豈不難哉豈不難哉侍御邃於經術尤熟史事晚爲朝廷執法之官將有所表見一蹶不振浩然歸卧乎笠澤之濱彈琴賦詩以泉石自娛若無虧成得喪之介其中者今集中遂初山中諸篇什具在可考而知也予順治末官江

南於侍御有一日之知三十年來侍御事予無異其事婁江雲間也故感而書之以爲集序且以爲世勸焉

浮園詩集序

竟陵古三澁地楚澤國也城夾兩湖曰西湖者中有西塔寺陸鴻漸故蹟在焉唐人詩所云不獨支公住曾經陸羽居者是也東湖煙水相接空明浩淼之觀不減西湖然數百年來西湖之名常在學士大夫之口而東湖獨寥落無聞豈非以鴻漸之故歟既聞吳先生家東湖行履高潔超然自遠於

流俗與鴻漸相望千載之上至所爲歌詩數十百
篇則鴻漸所未有也於是數十年來東湖之名與
西湖並爲學士大夫口實豈非山水以人爲輕重
而其顯晦亦自有時歟常考鴻漸生平雖育於竟
陵積公大師而終隱苕溪之濱與顏文忠公釋皎
然輩爲友其在竟陵獨負書火門山鄒夫子墅崔
禮部國輔出守竟陵與之遊處三載贈以白驢馬
幫文槐書函傳爲故事而他無聞焉是後踪迹皆
在吳興與竟陵不復相涉而先生終身隱居東湖
之上其烟波晴雨水鳥樹林漁歌樵唱之變態自

少壯及衰老日耳而目之當其會心則以五七字
寫之此亦東湖之幸而西湖之不幸也吾觀陸文
學自傳在吳興日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
談讌永日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
木手弄流水行事大約與先生相類使其並世而
生則與龐德公司馬德操之居漢陰望衡對宇泛
舟褰裳者何以異而惜其生不同時也顧吾又聞
先生父白雪公嘗守吳興得一石於郡齋地中鐫
玉筍二字特奇古識者以爲元豐舊物去官蕭然
唯攜是石以歸吳興人至今美其風操以擬子瞻

此又先生家世故事與吳興清遠相映發者故并著之以見先生出處與鴻漸異而同者又如此昔先生年七十嘗寓書湘潭王教授徵予與施侍讀詩爲贈戒勿泛及先生沒子鼎彥刻其遺集遠涉三千里乞余序之亦先生遺意也故略爲序述以慰鼎彥且慰先生於地下云爾

野香亭集序

李編修丹壑刻其詩集旣成而問序於予丹壑爲相國容齋先生嗣君憶康熙丙午丁未間予在京師與先生及說巖公舛茗文曰緝諸君子爲文酒

之會公餘閒暇輒相與過從談笑上下其論議詩篇酬倡無虛日後二年而余奉使江淮先生亦請急以去中間各以事故相契闊至乙卯復會於京師而舊遊大半散去每酒場吟地低徊再四因是與先生情好尤親方是時丹壑年纔八九歲予固未知之也嘗與今吏部尚書陳公前禮部尚書文敏葉公飲先生卧遊堂中酒酣先生從容爲予言吾有子誦君綠楊城郭是楊州之句頗知愛慕願一出謁予殊驚訝急呼相見則丹壑年方髫髻風神瑩徹吐納間雅進止盤辟甚有禮而可觀也因

三子九
舉左傳國語及史記秦本紀雜叩之隨問酬答如
翻水共驚歎以爲聖童自是予每遇客必與言容
齋有才子後四年丹壑舉京兆又明年成進士選
入翰林讀中秘書年最少才名益起文章詞賦儷
於古之作者而於詩爲尤工予每覽前代學問源
流之故如徐士秀蘇昌容父子並以文采著聞當
世後先輝映以爲美談竊怪天之生才萃於一門
而不知其精討錙銖覆量尺寸門庭以內薰陶融
液以成其材非偶然者也先生之詩鴻博絕麗有
牢籠百家類萃萬物之槩丹壑承其家學少變而

爲清新綿婉其旨溫以厚其音和以雅其辭麗以
則讀之者循環反覆不能自休是豈獨天分之優
蓋亦其源流之有自歟予老矣讀丹壑之詩追憶
二十年前友朋晨夕之樂升沈存歿凡幾變更今
官京師者獨予與陳公及先生三人在耳歲月不
居嘗有歐公顧我蹉跎之歎而獨喜吾容齋之有
子能振大其家聲年方富而才之將日進而未有
底也因書之簡首

梅氏詩略序

予嘗觀唐末五代詩人之作卑下鬼瑣不復自振

非惟無開元元和作者豪放之格至神韻與象之
妙以視陳隋之季蓋百不及一焉宋興以文治變
衰亂之俗其始沿楊劉之習者尚數十年而歐梅
始出二公既相友善而詩亦齊名當世顧永叔之
於聖俞獨推尊之如古人其評聖俞之詩以為清
麗間肆涵演深遠使得見於朝廷宜作為雅頌以
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
者其推之可謂至矣同時趙康靖公亦嘗列言於
朝謂當使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聖化而韓
獻肅疏言禘祭太廟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

某為宜蓋當慶曆嘉祐極盛之時聖俞之詩其貴
重於世如此世人但習謂歐陽子之言足以重聖
俞而不知聖俞當日雖浮湛下僚能使公卿知之
外凡知之特相知之深莫如歐陽而非歐陽子之
言之足以重聖俞也又幾百年風會遞遷淫哇雜
作聖俞之詩譬如雅琴古澹不諧里耳而宛陵諸
梅獨能繼風雅之緒守高曾之矩迄於今聖俞遠
矣而其流風餘韻猶髣髴遇之於高山流水之間
者非賢子孫而能若是乎有明自禹金而下風雅
益興新安潘之恒論梅氏之詩謂禹金宏博季豹

高古子馬俊逸其在今日則淵公杓司耦長子翔
定九素五之數子者吾皆得友其人誦其詩矣雖
才具不必同要之皆有聖俞之風能不墜其家學
者也昔江左諸王七葉之中人人有集謝氏蘭玉
集自太傅而下凡十有六人以視梅氏又多乎哉
於是瞿山輯梅氏詩既成而予爲序述之若曰此
非梅氏一家之書凡承學者皆當聞風而興起云
爾

梅厓詩意序

往予在郎署識上海葉忠節公恂恂自下如列子

所稱藐姑射神人形若處子及爲歌詩則沈鬱頓
挫其歸自贛石也出其圍城詩百篇音節尤近子
美前後出塞乃別去未幾而忠節伏節武昌予手
其遺詩歎息泣下自以爲知忠節不盡而流俗薄
文士動藉口雕蟲篆刻壯夫不爲其非公言諒矣
李君協萬自翰林出爲儀曹孤潔自好所與遊祇
吾輩數人尤與忠節交莫逆嘗合撰其詩刻之世
稱葉李比於唐王孟錢郎之流予再入京師往時
遊好幾盡獨君以罷官歸僦居委巷一畝之宮藥
欄花塢曲折幽翳入其室插架萬軸州次部居甲

乙秩然素琴香茗相對終日吐納無一俗語若人世榮辱得喪一無足芥其中者夫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況知己如君者乎君出其鎮陽及間居數年之詩俾予論次竊謂詩以言志古之作者如陶靖節謝康樂王右丞杜工部韋蘇州之屬其詩具在嘗試以平生出處考之莫不各肖其為人君濯濯之姿子子之操固已清真跨俗其在鎮陽有大猾犯法行千金冀免刑杖君峻卻之卒杖遣如律鎮陽人至今稱道弗絕予友豫章丁弘誨有詩名晚令獲鹿君遇之異常格既罷官不能歸君延致官閣相與酬和如布衣交又爲治裝趣行君行事率以古人自期世之人或竊怪而非笑之君弗顧也京口居江海之會其山川清遠而雄麗君生長其地少讀書招隱鶴林兩山間慕戴顓米芾之風欲尚友於千載其詩旣得江山之助而孤情絕照與世殊絕有知味於酸醎之外者自能辨之固非予言所能軒輊也予故樂爲之序以傳撫卷慨然又歎忠節之不及見也

晴川集序

三百篇旣亡而楚詞興楚詞不競而古詩作故學

士大夫將自兩漢以溯風雅之濫觴舍楚詞其道無由宋晁无咎朱元晦所輯錄自淮南小山而下其聲類楚者咸采摭不遺而東坡山谷教人作詩之法亦惟曰熟讀三百篇楚詞曲折盡在是矣晁朱二家之書豈非竊取坡谷之意而爲之者歟然雲林黃氏又言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諄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芷荃葍蕙若蘋蘩者楚物也蓋伯思之說云爾而余不謂然何也善學古人

者學其神理不善學者學其衣冠語言涕唾而已矣今必歷楚地寫楚物強倣楚語以擬楚聲夫而後得謂之楚詞庸有是乎馮子大木以中書舍人典試於楚賦詩百餘篇其詞甚麗蓋真能得三百篇洎屈宋唐景之曲折者而身之所歷又皆沅湘江澧修門夏首之地所名者又皆蘭芷荃葍蕙若蘋蘩之物其天才超逸類多頓挫悲壯有九歌九辯之遺風於是讀者交歎慕以爲是真楚詞也予顧以爲馮子之於楚詞自少已窮其曲折即不歷楚地名楚物其善學古人者自在也而其南浮江

湘東過夏首得以流連唱歎攬香草像嘉木思公子懷美人則天所以昌其文以與江漢洞庭內方大別共爲南國之紀楚之利也而馮子固不必以楚聲爲工者也使起東坡山谷无咎元晦諸先生而質之其必有取爾矣

半部集序

陳履常論文曰古文有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是說也古今之所不易也而吾不敢以爲學者之隲括何也說有高遠而難行者聽其言則善從而學之如適乎廣莫之野泛乎潤瀆之津而不

知所歸宿奚有當哉故論文者近取諸唐宋而已矣唐之古文始於富嘉謩吳少微而不傳李華蕭穎士繼之亦不甚傳故唐之文斷自退之宋之古文始於柳開穆修鄭條條無傳柳穆之集具在雖傳矣而不足以傳故宋之文斷自永叔湜翱曾蘇已下羽翼而發皇之唐宋之文遂繼西漢而上追三代佐佑六經綜而論之唐之文氣勁而節短其失也嵬瑣而詭僻宋之文氣舒而節長其失也嘽緩而俗下元明作者大抵祖宋祧唐萬吻雷同卒歸率易如圭峰後渠浚谷輩稍能自異者四三人

掌成均游貳宮尹伏處田間五載庚午趨朝遽
有南臺之命甫半載遂叨佐樞國史經筵諸
鉅典臣皆以庸劣濫竽其間臣何人斯屢邀異
數拊心自愧報稱末由茲掄材重任復使臣預三
臣之後聞命戰慄若履淵冰既又維皇上簡命
臣等之意非徒以文章而已蓋士風之關於風俗
人心非眇小也國家建學造士原以備公卿大
夫百職事之選昔人謂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
之況以不正進者乎使士子徒知科名之足重而
不知所以重科名苟可以進身者無所不至則其

始進已不知砥行誼勵廉隅重富貴而輕名節又
安望其後之矚然不滓卓爾為一代名臣而裨益
於國是民生哉我皇上久道化成崇正學重儒
術尊禮至聖表章先儒文命誕敷聲教肆訖海
隅日出莫不蒸蒸向風天下魁閣通博殊尤秀異
之才拔茅連茹萃而上升人文之盛固已軼元明
駕唐宋然而文章枝葉也行誼廉隅本根也譬諸
木然本之弗殖於枝葉乎何有如或一二干祿嗜
進之徒雜出其間有司不加審慎俾得售其巧而
滋其僞浮競一開士風日下其流將不知所屆而

爲人心風俗之憂且夫制藝之體雖與古文異要
皆以闡明先聖之道其爲文也根極乎性命原本
乎道德經緯乎古今求之六經以立其體窮之諸
史百家以盡其變所謂根之茂者其實遂仁義之
人其言藹如也若夫支離謬悠以爲奇聱牙詰屈
以爲古骯骯脂韋以詭遇而逢世其爲織人曲學
又何疑焉臣昔校士西蜀矢公矢慎惟恐得非真
才以辱簡命然一鄉一國不足以盡十五國風
氣之變今合天下之才而使臣等數人衡量而甄
別之臣幸獲藉手以竊附古人推賢進達之義至

於廉頑敦薄實關士風 皇上殷殷委任諸臣之
意至深且厚又何敢不倍加審慎冀得一二戴仁
抱義正直廉退之士以仰副 當宁側席之求乎
於是杜僥倖絕揣摩與諸臣覃精研思擇其文能
宗經理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論直而不回體約
而不蕪文麗而不靡者拔其尤而謹錄之劉勰有
言曰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即其修詞之誠而約略
以觀其學術定其流品庶幾異日當公卿大夫百
職事之任而無負其於 皇上廉頑敦薄之盛心
或稍有當歟乃進多士而告之曰 聖天子雲漢

章天苟招俊又欲以輔成唐虞三代之治多士居
 恒席珍待聘志在廟廊猶慮雕繪詞章拘牽訓詁
 而經濟之學或踈玉卮無當其能免乎今而後其
 思靖共爾位何者為先天下利弊何者為亟治錢
 穀者何以使本富治刑獄者何以無冤民風俗何
 以厚禮樂何以興為侍從何以拜颺為臺諫何以
 獻納為公卿大臣何以凝丞輔弼而助流德化以
 至外而督撫監司守令何以各舉其職使無一夫
 之不獲俾朝廷設一官即得一官之用此皆學
 古入官所宜急講也蓋朝廷之所取於士者有

三曰識曰才曰守識不足則不能洞古今明利害
 有識無才則空言而不能見諸實用才識具矣而
 無守則非義之事不難毀名節以蹈之故必三者
 備而後國家收得士之效記有之曰忠信以待
 舉力行以待取又曰不隕獲於貧賤不充詘於富
 貴諸士其益勉之夫以一日之文章定夙昔之行
 誼以始進行誼之不苟卜將來經濟之無窮臣亦
 願與諸士交勉之爾矣於是擇文若干首恭錄以
 進臣謹拜手稽首述其言序於末簡具首錄山水

新城縣新誌序

三子
志者誌一方一郡一邑之故而已然其體實昉於
經史昔大禹既奠高山大川爰作禹貢首紀山水
次及田賦次及貢篚周禮土訓掌地圖誦訓掌方
志所謂圖志雖不可考見而其見於職方氏掌天
下之圖以周知天下之利害者大要皆本於禹貢
迨司馬氏作史記始變春秋紀年之例創爲列傳
洎禮樂河渠平準諸書班氏又作八志則郊祀食
貨地理溝洫藝文加詳焉今誌家發凡起例蓋本
諸此夫誌一方一郡一邑之故而其原本於經史
如是作者其可苟焉已乎漢唐以來誌廔存者若

三輔黃圖決錄華陽國志元和郡國志太平寰宇
記數家尚矣以予所聞見前明郡邑之誌不啻充
棟而文簡事覈訓詞爾雅無如康對山之武功其
他若王漢陂誌鄠呂涇野誌高陵韓五泉誌朝邑
喬三石誌耀胡可泉誌秦趙浚谷誌平涼孫立亭
誌富平汪來誌北地劉九經誌郿張光孝誌華其
地率秦地其人率秦人也故予嘗謂前明郡縣之
誌無愈秦者以其猶有黃圖決錄之遺焉吾邑始
建於元壤地褊小彌望皆斥鹵唐宋以前之事旣
無可書而其田又居下下物產貢賦不足當望縣

什一自崇禎辛未壬午游更兵燹景物凋殘風俗日敝小加大賤凌貴衆暴寡習以爲固然而不之返此皆守土者之憂也崔黍谷使君令茲十載仁心爲質善政流聞會報最擢守冀州行有日矣而修誌之役適告成事予讀其書喜其簡核雅潔有武功朝邑諸誌之遺志一邑之故而有合於經史之義尤於田賦水患風俗學校三致意焉敦本而力田廉頑而立懦富之教之有其端矣誌初修於嘉靖先曾祖大司徒公實任分較再修於天啟先祖方伯公實秉筆焉今賢使君修舉廢墜而不佞適觀厥成皆非偶然爰序述之以告來者

東西盤山誌序

青溝拙菴大師撰盤山誌閱九寒暑至是書成俾予序之予卒業三復歎曰古稱贊寧釋氏董狐覺範僧中遷固若大師者非其人歟天官書言中國山川東北流尾沒於渤海蓋北戒之山自終南惇物中條太行蜿蜒旁薄二千餘里跨有幽并二州之境屏蔽京師控扼九塞而放乎遼西盤山突起薊門無所附麗單椒蔓壑自擅雄尊海內言名山者五嶽之外若黃山匡廬天台鴈宕武尼羅浮我

媚青城之屬率離立傲睨莫肯相下盤山片石乃能與之伯仲甲乙豈無故而然歟自唐文皇駐蹕茲山遼金諸帝莅止不一迨於本朝翠華臨幸至再御書宸藻照耀山谷諸名岳莫敢望焉田疇報命劉幽州掃地入山寶積受記馬祖普化贊助臨濟自時厥後尊宿比肩鬱爲禪窟凡此皆茲山之所獨擅非惟明流秀嶂與他山爭奇勝已也大師早參諸方嘗謁南華憩佛日峰住五老東西二林間最後得法青龍百愚和尚遂卜菟裘於青溝老焉邈然繼二古德於千載之上機緣契

合非偶然者師嘗歎山誌闕如毅然思創爲之述稽史傳廣蒐釋典山經海錄靡不漁獵以至豐碑斷碣名泉怪石芒屨所及悉齋油素籍記之可謂勤矣至於發凡起例簡而嚴核而有體有史氏之義焉其書必傳於後而足備名山之掌故無疑也大師於詩最工夙有清畫靈一之目嘗屬予序而未暇以爲昔劉賓客論僧詩有之曰因定而得境故脩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晁伯以嘗述其言以題黃龍諸老之詩而推本學士大夫之助以爲靈一學阮謝而又得李華張繼皇甫冉輩

與之遊清晝為康樂之裔其相從則顏魯公韋蘇州也予以法味幸交於師而無毫末之助寧無遠愧諸公哉

韓白蘇陸四家詩選序

予曩倣元裕之作論詩絕句於唐宋諸名家每三致意焉而唐人詩之多者除李白杜甫外惟退之樂天為最而白與甫之詩人之童而讀之習之至老而不倦其全篇累帙重刊疊箋轉相註述罕有遺之者是不必更為摭取矣退之詩可選者多不可選者少去其不可者甚難樂天詩可選者少不

可選者多存其可者亦難若夫宋人之詩其多可與韓白並者莫如子瞻務觀子瞻貫析百家及山經海志釋家道流冥搜集異諸書縱筆驅遣無不如意如風雨雷霆之驟合砰礮戛擊角而成聲融然有度其用實處多而用虛處少取其少者為佳務觀間適寫村林茅舍農田耕漁花石琴酒事每逐月日記寒暑讀其詩如讀其年譜也然中間勃勃有生氣中原未定夢寐思建功業其真朴處多雕鏤處少取其多者為佳凡此四家之詩美而可傳擇而不易精故全刻者或見之而撮其精英者

蓋未嘗聞善本也余子柏巖僑居廣陵庚寅冬予弟慢亭及次兒沆過廣陵與柏巖交如平生歡出其所業四家詩付梓人工將竣即以其書寄予而求予言以是知柏巖年少天姿高能讀書工吟詠眼光獨窺古人堂奧其去韓之不可而存白之可者與夫取蘇之少取陸之多者切與予心有契合焉予思數十年前爲揚州李官其時修復歐陽文忠公平山堂落成四方名流駢集茲土相與謳吟倡和極一時文章山水之盛至今人豔羨而樂道之間嘗追憶廣陵佳士凡爲予試冠曹偶者後皆

有所成就而文秀之氣日增月異今又聞柏巖好學能文不誠後起之彥耶問道長安時一過予之鄉使老人見之猶如昔年與諸名宿相往還提倡風雅言念及此不覺欣然濡毫而爲之序

和蘇詩二集序

蘇文忠公在惠州和陶詩幾遍其自言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又曰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哉欲以晚節師法其萬一也夫以文忠公之爲人卓絕千古牢籠百代乃獨於淵明惓惓若此不勝其執鞭

欣慕之意者何也及讀潁濱之序謂淵明不肯爲五斗米束帶見鄉里小兒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辱終不能悛以陷於難乃欲以桑榆之晚景自託於淵明其誰信之始喟然而興曰文忠之和陶也其有悔心與嵇叔夜詩云遠慚柳下近愧孫登文忠之於淵明亦若是焉已矣夫文忠兄弟生當宋慶曆元祐極盛之時仁祖賞其文至謂今日爲子孫得二宰相神宗雖不進用其身宮中每歎以爲奇才異時宣仁述之至於泣下古來文人遇合之奇蓋未有如文忠者公即殺身成仁

以報累朝之遇亦其宜也故雖流離顛沛竄逐於海外瘴癘之鄉至於百折九死而其氣不挫其與淵明生當晉之末造自以先世宰輔不肯仕他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故潁濱又云子瞻之仕其出處進退猶可考也吾謂淵明爲其易而文忠爲其難淵明之不仕也楚狂接輿荷蓀丈人之類也文忠之仕也遲遲去魯之類也淵明子瞻易地皆然未可軒輊乎其間也龍雷岸太史嗜文忠詩有所抒寫輒取蘇詩次之一而至於再此何爲者耶豈欲師法其爲人亦如文忠晚節之於淵明者耶

雷岸嘗以文章受主知官禁近十餘載其遇合不減文忠雖左遷郎署猶得爲京朝官需次爲藩臬郡守文忠揚潁杭密諸州之政行次第而出之使世之人知文人負經濟古今一揆然則雷岸之和蘇也其庶可無慚悔矣乎

鬲津草堂詩集序

三十年前予初出交當世名輩見夫稱詩者無一人不爲樂府樂府必漢饒歌非是者弗屑也無一人不爲古選古選必十九首公讌非是者弗屑也予竊惑之是何能爲漢魏者之多也歷六朝而唐

宋千有餘歲以詩名其家者甚衆豈其才盡不今若耶是必不然故嘗著論以爲唐有詩不必建安黃初也元和以後有詩不必神龍開元也北宋有詩不必李杜高岑也二十年來海內賢知之流矯枉過正或乃欲祖宋而祧唐至於漢魏樂府古選之遺音蕩然無復存者江河日下滔滔不返有識者懼焉田子子益鄒魯之文學而漪亭司寇之介弟也一旦懷其近詩一編質予子亟賞之昔司空表聖作詩品凡二十四有謂冲澹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有謂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諸鄰有

謂清奇者曰神出古異澹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而子益之詩有之視世之滔滔不返者不可同日而語矣使子益稱詩於三十年之前其不為雷同擗摻又可知也故喜而書之

蒙木集序

才之不能相兼也自古然矣謝之不能為陶也顏之不能為謝也以迨李杜韓孟之徒莫不皆然有人於此能為陶之古澹又能為謝之清華能為謝之初日芙蓉又能為顏之鏤金錯采不謂之通才得乎歷下自邊李而後風流銷歇近百年未有繼

起而舉其墜緒者予竊疑之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此非子美氏之言乎金輿玉函之山灤源歷泉之水如空青海綠金膏水碧終古不改所謂濟南山水天下無者今猶昔也而何人物盛衰頓異若此丙寅丁卯間予方里居鍾子聖輿與趙子豐原王子秋史先後來從遊三子之才頡頏上下類能夙然自拔於流俗予甚異之非濟南山水之奇曠百年一發之而何以有是會子兒洩賦西城別墅詩十二章和者逾百家而鍾子詩最奇持巉峭似孟東野又數年乙亥鍾子來遊京師偶賦豐臺

芍藥詩四章芊綿清麗一時盛傳之又似西崑三十六體噫嘻何其才之兼也李習之曰讀春秋如未嘗有詩讀詩如未嘗有易讀莊周屈原如未嘗有六經故曰創意造言各不相師今鍾子一人之言耳讀西城詩如未嘗有豐臺也讀豐臺詩如未嘗有西城也創意造言在已出者已不肯雷同如是矧其於古人而肯為勦襲為苟同乎信乎其才之兼也鍾子為吾師文子先生之子先生以廉吏著順治中歿二十餘年而鍾子不免為窶人有才如此廉吏之後勝綺襦紈袴多矣

蜀道驛程記自序

自昔揚一益二并稱天府按古者虞十有二州夏九州揚州之域盡於南海五嶺之地所暨遠矣至漢始別置交州部而梁州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以今日輿地考之漢中興安屬秦則雍州南境也鄖房屬楚則荊州西北境也所統不及揚什一而揚益甲乙相次凶軒輕者則其山川之奇人物之美物產財用之饒蓋可知矣漢唐以來志於常氏賦於左氏傳於陳氏句氏記於譙氏韋氏圖於宋氏詩於杜氏後有作者可以橐筆而退矣至述征

之作則韋莊李用和輩不甚著於世而陸游之書獨傳予以康熙壬子有成都之役往來五閱月賦詩三百餘篇世多有其本又所記驛程二卷置篋中漫不省錄忽忽二十年往矣屬門人盛御史符升爲予刻粵行三志因憶前事從蛛絲鼠齧之餘譯而存之其間考古述今亦有足觀者不忍棄也蓋蜀自獻賊之亂城郭爲墟井邑非故自李王孟明以來割據代有而文物掃地極於今日雖以聖朝休養生聚迄五十年而未能復其故也陸氏之記記其盛予之記記其衰後有攬者參互考之

可以觀世變云

池北偶談自序

予所居先人之敝廬西爲小圃有池焉老屋數椽在其北予宦遊三十餘年無長物惟書數千卷度置其中輒取樂天池北書庫之名名之池上有亭形類畫舫曰石帆者予暇日與客坐其中竹樹颯然池水清澈可見毛髮游儵浮沈往來於寒鑑之中顧而樂之則相與論文章流別晰經史疑義至於國家之典故歷代之沿革名臣大儒之嘉言懿行時亦及焉或酒闌月墮間舉神仙鬼怪之事以

資盟噓芻逮書畫游藝之末亦所不遺兒輩從芻
記錄日月既多遂成卷軸因憶二十年來官京師
所聞見於公卿士大夫之間者非甚不暇未嘗不
筆之方策散在篋中未遑編刻一日乃出鼠蠹之
餘盡付兒輩總次第爲一書略區其條目曰談故
曰談獻曰談藝曰談異其無所附麗者稍稍以類
相從凡二十六卷藏之家塾示吾子孫大之可以
畜德小亦可以多識博奕猶賢嘗聞諸聖人之言
矣

居易錄自序

古書目錄經史子集外厥有說部蓋子之屬也莊
列諸書實爲洞冥搜神之祖亦史之屬也左傳史
漢所紀述識小者鈎纂翦截其足以廣異聞者亦
多矣劉歆西京雜記二萬許言葛稚川以爲漢書
所不取故知說者史之別也唐四庫書乙部史之
類十三有故事雜傳記丙部子之類十七有小說
家此例之較然者也六朝以來代有之尤莫盛於
唐宋唐人好爲浮誕豔異之說宋人則詳於朝章
國故前言往行史家往往取衷焉如汝陰王氏揮
麈三錄河南邵氏前後聞見錄之屬是也予自東

髮好讀史傳有及說部聞有古本為類家所不及
 收者必展轉借錄二十年來官京師每從士大夫
 間有所見聞私輒掌記其繁複尚可三十卷目
 曰池北紀談南海之役哀道路見聞別為皇華紀
 聞六卷康熙己巳歲杪重入京師時冬不雪其明
 年春夏不雨米價踊貴天子憂勞為罷元正朝
 賀遣大臣分賑畿南北命大司徒禱兩泰山予
 備員卿貳時惴惴有尸素之懼在公之暇結習未
 忘有所見聞時復筆記歲月既積得數百條釐為
 二十卷憶顧况語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因取以名

之子仕宦三十年居易俟命鈍拙無似而顧以此
 受知主上則首陽柳下又未知孰為工拙也取
 以名書亦以見志云爾

國朝謚法考自序

本朝有天下逾五十年主祖德宗功尊名當實所
 謂南郊稱天以謚之藏在金匱顯融無極自勅業
 以來諸王公將相攀鱗附翼而起家有行狀國有
 傳史而朝廷飾終之典莫重於謚顧五十年來
 未有成書以備掌故館閣之祕世又無從而窺焉
 士禎昔備員史局以為國之大典不可以無述

私用掌記勒爲一書書成序之曰謚始於周周禮春官之屬小喪賜謚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誅漢唐而下皆循其制而間有損益漢制雜見於白虎通獨斷諸書唐宋則太常博士議之考功覆定而後上之明制大臣之喪禮部以謚請既報可則內閣以三謚列上而入主自擇之本朝率沿明之舊此其大略也然而古今有不能盡同者士冠禮曰生無爵死無謚唐則養德丘園聲實名著者得謚先生宋林逋徐積蔡沈元韓性杜英許謙胡炳文諸人皆以隱逸特謚前明官必三品例始得

謚自餘翰林有講幄舊勞者死建言死封疆死王事者亦得予謚而其他不與焉至丘園之得謚者鮮矣此其不同一也古者謚具美惡所以寓褒貶示勸戒而其後則有美而無惡此其不同二也古謚有六家蘇洵芟其重複凡所取者一百六十八謚鄭樵又增損之爲上謚百二十一中謚十四下謚六十五迄於明代所存者僅六十八謚今則又減於前此其不同三也明制翰林官始得謚文然有不翰林而謚文者劉王二文成是也翰林而不謚文者劉忠愍球是也一代之制異同如此四本

朝則閣臣雖不由翰林皆得謚文此其不同四也
 婦人古有謚自戚里外如虞潭母孫之謚定李思
 齊妾鄭之謚貞烈皆有瑰璋之行而其後乃僅以
 為阿保恩澤之私此其不同五也又有疑者郊特
 牲曰死而謚之而春秋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
 析朱成曰成子生而謚之又何說也大戴禮曰大
 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春秋之世乃有以作亂被
 誅而得上謚如崔武子欒懷子又何說也宋歐陽
 修卒議欲謚文以配韓愈常秩有私憾於修增一
 字為文忠議者謂必留此以待安石已而果然太

常初擬朱熹謚文正考功劉彌正謂熹當繼唐韓
 愈宜特謚文詔從之厥後周程張呂諸儒謚皆一
 字此以一字為貴也京鏜謚文穆其子請避家諱
 改謚文忠言者謂楊億鉅儒既謚文議者欲加忠
 竟不與加一字尚不可况二字極美乎此以二字
 為貴也明制謚親王一字郡王二字此又以少為
 貴也世宗惑道教邵陶二真人濫及四字此又以
 多為貴也又何說也此予所積疑於中而不得其
 說者并附著之至本朝賜謚尤在獎忠義以風
 有位世祖定鼎之初即下所司定勝國甲申諸

臣之謚康熙中監司殉難若葉映榴之謚忠節陳啟泰陳丹赤之謚忠毅皆非常典所以教忠者至矣百世而下猶必有觀感而興起者也

西城別墅記

西城別墅者先曾三王父司徒府君西園之一隅也初萬曆中府君以戶部左侍郎乞歸養經始此園於里第之西南歲久廢爲人居唯西南一隅小山尚存山上有亭曰石帆其下有洞曰小善卷前有池曰春草池池南有大石橫卧曰石丈山北有小閣曰半偈閣東北有樓五間高明洞豁坐見長

白諸峰前有雙松甚古曰高明樓樓與亭皆燬於壬午之亂唯松在焉康熙甲子予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奉命祭告南海之神將謀乞歸侍養祭酒府君兒凍念予歸無偃息之所因稍葺所謂石帆亭者覆以茅茨牕檻皆仍其舊西尻而東首南置三石儺立曰三峰亭後增軒三楹曰樵唱直半偈閣之東偏由山之西修廊繚紹以達於軒閣由山之東有石坡陀出亭之前左右奔峭嘉樹蔭之曰小華子岡岡北石磴下屬於軒閣其東南皆竹也南有石磴與洞相直洞之右以竹爲籬至

三百九十一
於池南籬東一徑出竹中以屬於磴曰竹徑其南
限重關內外皆竹榜茂林修竹四大字岌岌飛動
臨邑邢太僕書也樓既久燬葺之則力有不能將
於松下結茅三楹名之曰雙松書塢西園故址盡
於此出 宸翰堂之西有軒南向左右佳木修竹
軒後有太湖巨石玲瓏穿漏曰大椿軒軒南室三
楹迴廊引之曰綠蘿書屋其上方廣可以眺遠曰
嘯臺薜荔下垂作虬龍拏攫之狀百餘年物也是
爲西城別墅予嘗讀李文叔洛陽名園記周公謹
所記吳興園圃水石亭館之勝甲於通都未幾已

爲樵蘇芻牧之所而先人不腆敝廬飽歷兵燹猶
得墜存數椽於劫灰之後豈非有天幸歟余以不
才被 主知承乏臺長未能旦夕歸憩於此聊書
其顛委以爲之記示吾子孫俾勿忘祖宗堂構之
意云或笑之曰是蕞爾者何以記爲余曰非然也
釋氏書言維摩詰方丈地能容三萬二千師子座
第三禪遍淨天上六十人共坐一鍼頭聽法能作
如是觀安在吾廬之儉於洛陽吳興乎因并書之

帶經堂集卷六十五

命家各謝吳興平因并書

東二野感天土六十人共坐一爐

難內書言餘事語方丈此謂容三萬二千

意云汝笑之曰長壽爾者何以信焉余曰非然也

其體也久矣不吾子終野於志助宗堂

大德也上時解之靈身未道且夕

其體也久矣不吾子終野於志助宗堂

帶經堂集卷六十六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蠶尾文二傳

東谷先生者姓張氏諱茂蘭字德馨濟南章丘人

也父曰題先生少有至性一介必慎取與顧嗜飲

酒好滑稽通脫爽朗不喜齷齪繩墨中弘治戊午

舉人乙丑進士知鉅鹿縣為政簡易視民如子以

外艱歸服闋起知任丘縣時流賊劉六齊彥名等

起霸州掠及縣境先生築城誓眾散粟哺饑民兵

起霸州掠及縣境先生築城誓眾散粟哺饑民兵

甲完具樓櫓屹然賊去之城賴以全時兵荒洊臻
乃上救荒四事多見施行官柳爲饑民翦伐或以
爲言先生曰孟氏有言先仁民而後愛物歲饑窮
民無所得食不得已析木作薪採葉充食以緩須
臾之死乃厲禁乎又多市書籍以勸學者兵荒之
餘人不廢業羅文肅玘過縣先生慕其文行北面
稱弟子御史以紀功至先生不出迎被詰責先生
仰視曰公此來何爲者耶御史怒曰奉命勦賊紀
功令獨不聞乎先生曰賊去此幾何御史曰八百
里先生曰公以紀功爲名今相距八百里脫有冒

功者何從知之濫殺平民者何從知之不責已去
賊之遠而責令奉迎之近誠所未喻御史益怒面
發赤久之曰何物縣令強項若是亟驅車去亡何
御史以事就逮先生迎數十里外廩餼甚腆時方
嚴冬製衣裘以進御史歎曰令古人也煖不增衣
寒不減葉吾見其人矣先生兩爲令衣布飯脫粟
不名一錢不以妻孥自隨遷戶部主事餉軍遼陽
封還羨金於官使歸監兌臨清權舟九江終始以
潔廉自勵貨賄滿前視若土苴唯恐浼焉舉人陳
守仁者贈以詩云人道公心清似水我言水不似

公心水流萬折終侵物萬折公心物不侵人以為
實錄空同先生李夢陽時視學江西歎曰張君非
惟操守清氣味亦清其為名流嗟賞如此先生之
使九江也李文康公時賦詩送之曰當年相與駐
孤城豺虎縱橫近帝京洛下書生曾獻策關中令
尹解談兵時平上國仍同醉秋盡西郊復送行黃
瘦一童牽一騎雙流應照使君清人競傳之考滿
遷郎中總理宣府糧儲以疾固辭為給事中論劾
調汝寧府通判甫三月遂棄官歸嘉靖改元給事
中李錫疏薦先生清節如陶潛詔起用會丁內艱

既免喪巡撫王中丞堯封繼薦之不至久之起為
河東鹽運司同知亦不赴卜築長白山之陰老焉
每天雨農夫樵牧蓑笠耰鉏滿舍中先生與雜坐
談農事竟日無忤色山中人亦忘其嘗為大夫也
先生邃於經傳授徒山中經其指授者率有所成
就如袁軒冕陳德安輩皆是也先生嗜飲酒在太
學友人以公罪下刑部獄聞獄囚日給酒願附名
其末或問之荅曰獄中誠不佳冀日可得酒耳嘗
借史記漢書文選於縣人喬御史岱故靳之李太
常開先問其故喬曰吾非靳此書疾此君不近人

情招之不來耳先生聞之曰使借吾書東西南北
唯喬君命東朝鮮西流沙南交趾北居庸關所不
敢辭太常曰居庸何近也笑曰吾畏宣府耳其滑
稽類此嘉靖乙未十月初三日病亟起坐命酒索
陶詩周子通書置袖中而瞑年六十五四子志仁
利仁守仁欲仁鄉人稱曰東谷先生

論曰予少聞諸鄉前輩正嘉中京師語曰天下清
官張茂蘭問其後裔則式微久矣康熙丁卯冬雪
後遊長白李氏嘯園園中有亭曰皆山山中人指
示予此東谷先生故居也時山雪清寒竹風蕭瑟
想見先生流風餘韻爲之慨然聞先生在郎署日
冬無絮衣餽遺皆不受東阿劉戶部田解衣遺之
乃受曰世惟劉伯耕衣可服耳人以比陳師道云

馬文毅公傳

公諱雄鎮字錫蕃一字坦公姓馬氏其先登州蓬
萊人始祖英占籍遼陽左衛曾祖重德太平府通
判有惠政建祠赭山祖與進考鳴佩總督江南江
西兵部尚書爲開國名臣事具國史妣孟氏誥
封夫人公以從龍大臣子順治中起家工部副理
事官營造 孝陵遷宗人府啟心郎擢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進內國史院學士上才之以為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行改撫廣西陞辭賜御服以示優異時粵西多盜賊玉道榜等寇左江妖僧某偽挾明宗亂右江莫扶化等連諸徭獍躡平梧諸郡所在騷騷公至粵宣布朝廷威德勦撫兼用不數月殲其渠魁餘悉解散于是請復有司邊俸省兵糧脚價除採買之累民者疏上皆報可未幾而吳三桂之變起先是定南孔壯武王鎮廣西死李定國之難以其壻孫延齡為將軍代領其眾癸丑春都統王永年與延齡許奏朝議遣大臣往勘

至是滇南作逆粵西震動延齡遂殺永年及孟一茂等三十餘人受偽命發兵反逼巡撫以下更服制繳符篆公具衣冠望闕再拜闔戶自經不死顧謂子世濟曰賊勢雖深入心尚固脫得一旅疾攻其外從中策應破賊如發蒙振落耳三月遣世濟間道詣闕請兵陳賊可破狀六月繼遣其客朱昉以孫國楨齎表潛行赴京師又遣其客李子燮以次子世永行延齡覺之勒兵脇公公引佩刀自剄不殊賊囚之別室公絕食數日又不死而三桂遣偽書以高爵啗公使降公裂書抵地不視幽

繫者凡四年會延齡與三桂貳又與判帥馬雄數
治兵相攻丁巳三桂僞將軍吳世琮帥師克桂林
殺延齡遂以兵收公既至其營箕踞大罵鬚顙怒
張世琮逼公降公叱曰吾爲天子守茲土義死
封疆所不即死者欲手殲逆賊上報君父耳今討
賊志不遂死自吾分毋多言世琮退令諸帥迭遊
說更進酒食公推案罵愈厲世琮發怒先殺公幼
子世洪世泰遂及公其僕九人皆從死公既死賊
暴其尸烏金舖田野中四十日顏色如生有趙天
元者亦僞將軍也收瘞桂林之廣福寺夫人李聞
難與妾顧氏劉氏二女某某世濟妻董氏妾苗氏
皆自經死妾趙氏等以饑餓前死者又十九人事
聞上震悼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文毅以
世濟爲大理少卿

論曰今之巡撫與唐之節度觀察使事權相埒
國初以來皆握兵柄後乃稍變易其制一旦有事
輒束手而聽命於人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
也以文毅公之才略忠義激發使得戲下一旅叛
將忿卒必有所忌憚而不敢動縱其跋扈而仗義
執言以討不庭鼠子輩豈足道哉既事權不屬卒

三子各四
卷之四
以忠烈自見妻妾子女下逮僕隸從死如歸嗚呼
惜矣然公之歿也贈官予謚皆踰常格又御書
其神道之碑傳云死王事者加二等公之邀
恩厚矣又何憾哉

御史梁哲次先生傳

有序

予順治中遊京師求天下善士而友之於同籍得
三人焉曰潁川劉公戡體仁長洲汪茗文琬鄆陵
梁曰緝熙公戡豪邁任俠茗文孤峭工文章曰緝
長齋繡佛不涉世事蕭然內足於懷三人者性情
不苟同而皆與予交莫逆其後康熙己酉別曰緝

於都下庚戌別公戡於淮浦最後己未庚申間與
茗文同在翰林二載又別去自是三人者遂皆不
復相見而予亦髮種種老矣一日曰緝之子堉書
來以予父執友當序其遺集且爲之傳以信後世
追維夙昔從遊之雅琴書文酒釣弋之適一言一
詠以及嬉笑謔浪之語歷歷於心而三人者別去
遠者已二十餘年近亦不下十四五年欲談往事
而無復有知之者矣不亦悲哉作哲次先生傳
先生姓梁氏諱熙字曰緝哲次其別號也其先洪
洞人始祖八公明初徙河南鄆陵遂家焉傳八世

至雙樓公諱珂官周府典膳子敬菴公諱慎累贈
兵部尚書有子四次篆一公諱克順仕爲雲南
道監察御史子濬一公諱廷栻 皇贈雲南道監
察御史即先生祖若父也先生生世族幼不喜紬
袴之習讀書好古視聲利蔑如也於詩嗜陶淵明
少得句云明月生東隅清輝照北牀長老驚異十
三歲補諸生第一文名籍甚會明之季流寇蹂中
州河決大梁先生流離瑣尾度河僑寄朝歌覃懷
間亂定始歸舉順治三年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出
知西安之咸寧誓於神不以一錢自污視民如子

治行冠三輔會三原梁給事鉉疏劾巡撫中丞某
中丞以先生同姓且同年也疑之訶知先生孤介
廉靜無所附麗更嗟賞焉官咸寧半載減俸行取
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是時 世祖章皇帝方重
言路臺省官皆矯尾厲角務毛摯搏擊爲名高先
生獨澹泊寧靜下直輒焚香掃地晏坐終日如退
院僧暇即與其友汪琬劉體仁董文驥王士禛輩
出遊豐臺草橋諸勝地或會食浮屠老子之宮諸
子酒酣耳熱辨難逢蠶起各負氣不肯相下先生默
坐或微笑不發一語偶出一語則人人自失覺我

言爲煩如維摩默然須菩提燕坐巖中者先生固
耽內典於三藏十二部之書無不研究而於楞嚴
尤了悟初因證果大旨每過其居邸繩牀藥竈外
唯經論數卷而已雖身爲宰官居然老爛頭陀也
先生嘗巡視茶馬於秦不名一錢或以爲言則笑
曰吾籌之熟矣居官而謀利爲子孫計耳子孫不
肖而居厚實三蠹將至曰盜賊曰博徒曰倡優吾
懼夫三蠹之爲子孫憂也故不敢也在京師日懷
歸田之思屬長洲文點畫江村讀書圖以見志予
輩皆爲賦詩未幾謝病歸淄川高侍郎念東贈詩

云燕臺襍被親相送一箇嵩丘行脚僧蓋紀實云
歸田後尤孤介自持不接當事同年王中丞巡撫
河南餽問亟至一無所受荅書曰生有癖性酷愛
古帖亦昔人玩龍團飲廷珪墨之意也聞宋仲溫
書蘭亭十三跋摹於松江府亭趙子昂書鐵佛寺
鐘銘在鶴沙報恩懺院儻各損惠一通敬拜賜矣
其雅操如此先生於古文不多作其有作必合古
人矩度而於禪悅文字尤善論者以爲有蘇文忠
黃太史之風或亦釋氏所謂結習者歟嘗共讀杜
詩至分減二字諸家注皆不之及先生謂出華嚴

經其淹博皆此類先生生明天啟壬戌卒康熙壬申年七十一有四子墳埆坦塚今惟墳在

王士禎曰世之為儒者多勦襲韓歐二子之說力闢釋氏自謂衛道及考其生平馳騫聲利奔走權勢老死不悟者比比矣其視蘧廬天地浮雲富貴者何如富文忠從圓照得法以龐蘊自居趙清獻退處高齋日須一僧對食蘇文忠南遷或夢僧伽送子瞻過海三公皆名臣大儒也何獨於先生而疑之

汪比部傳

君汪氏諱懋麟字季角後更號蛟門故蛟門之名獨著其先微產越國公裔也繼徙浙徙揚遂著籍江都曾祖某祖某父諱如江年逾大耋以齒德重鄉里有五男子君次第五幼穎異殊常兒與兄耀麟同授經長安王巖築夫之門築夫宿儒工古文通經學君得其指授為多順治庚子辛丑間予為揚州李官識君儔人中補諸生康熙二年舉鄉試又四年成進士與同年生陳賡明玉璣沈康臣肩范顏修來光敏齊名都下公卿倒屣迎致之以推擇為內閣中書舍人君固嗜書每入直襆被外攜

書卷自隨公事畢輒鉛槧雜誦或行吟陞楯間丙夜不輟由是學日益博詩文日益有名居三年繼丁內外艱居喪盡禮戊午天子思得鴻博之儒備顧問於是兵部尚書宛平王公工部尚書海寧陳公交章論薦君以未終制力辭服闋需次部主事會左都御史崑山徐公復以君名與李公清曹公溶黃君虞稷同薦於朝先是己未鴻博之舉選入翰林者五十人至是李曹二公辭不至君僅以主事入史館充纂修官著史傳若干篇補崇禎實錄又若干卷時人稱之尋補刑部仍直史館

君才通敏不敢託史事自佚聽斷矜慎雖強禦不顧也南城武某以一車一馬販米於南花園宿董之貴家董利其貲殺之夜以車載尸鞭馬曳之他去武父得尸於道得車馬於劉氏之門訟之官謂劉殺其子君曰殺人而置其車馬於門非理也乃微行南城外縱其馬馬至之貴門輒跳躍悲鳴衝戶以入君即令收之訊得實寘之貴於法劉得釋都人爲作馬訟圖賦詩張之王某兄弟五人與海戶鬪自殺其病弟而訟海戶於官君微行察之其鄰曰鬪則有之殺人則未也至王某門其家籠鵝

忽羣鳴延頸如有所訴君立逮弟妻訊之具以告
某遂自伏既具獄忽二人稱親王使者直前謂某
隸籍府中君怒曰吾爲刑官爲朝廷守法耳必
索之當 奏聞二人者氣奪去其奉公守法皆此
類也君既負文望在西曹又能於其官爲尚書蔚
州魏公所器 當宁亦知其名一日禁中出宣德
紙百幅 命翰詹諸臣及羣僚書進擇其尤者廿
四幅爲 御屏君書與焉人謂旦晚且進用亡何
罷歸初君爲舍人楚人朱方旦挾其術遊公卿間
惑其說者至擬諸大禹孔子君獨作辯道論詆之

以爲妖妄學士孝感熊公見其文造廬定交焉君
詩才票姚跌蕩其師法在退之子瞻兩家而時出
新意古文尤喜王介甫晚歲爲文章隋刻近之君
稱詩輦下與今刑部侍郎田公綸霞今巡撫都御
史宋公牧仲前國子祭酒曹君頌嘉湖廣按察使
丁君澹汝故給事中王君幼華吏部郎中顏君修
來工部主事葉君井叔今禮部郎中曹君升六刑
部郎中謝君千仞相唱和時號十子歸田後鍵戶
謝賓客晝治經夜讀史日有程課將銳志著述成
一家之書而惜其遽病以死也歐陽文忠平山堂

三子九之二
傳數百年毀為浮屠之居君言於太守金君力修復之前堂後閣上祀歐公其下雜植花竹梧桐楊柳前賢遺蹟一朝而復其風流好事如此越國之後多家於揚舊無專祠君鳩其族創越國公祠而以開國公配歲時饗祀合族於此人謂君知禮意焉君篤師友好獎引後進為立名譽如今翰林編修顧君圖河吉士史君申義皆是也既得疾彌留令洗硯磨墨嗅之復令烹佳茗以進自謂香沁心骨口占二絕句云云大笑呼奇絕而逝實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也年止五十所著詩文集合

二十四卷行於世一子曰兼

漁洋山人曰予居揚州得汪生衆人中時弱冠耳與其論詩家流別甚晰生嘗戲謂王門弟子升堂者衆矣至於入室或難其人懋麟未敢多讓其序予詩歷舉漢儒說詩四家授受源流而願居鄭康成謝曼卿之列其重師傳若此予愧不能當也嗚呼君之名固已顯於天下矣使其不死當必有進於是者而君竟已矣悲夫

惠顯傳

惠顯字晦我陝西清澗人父承芳萬曆二十二年

舉人官南京工部主事講程朱之學人稱關西夫子嘗創祠祀建文死事諸臣改北戶部不赴有五子顯其季也顯與世揚為同產弟初世揚在神熹間官給事中論輔臣沈濼孫如游而薦高攀龍劉宗周諸君子又極論紅丸事名在東林黨籍為逆閹所惡逮詔獄號為名臣至是年老家居闖賊李自成破清澗世揚降時顯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綏副將賊攻榆林鎮城顯與大將尤世威李昌齡劉廷傑副使都任餉司王家祿等瀝血誓師號忠義大社乘城拒守時出奇兵斫賊營盛有斬獲賊

為氣奪會有內應賊肉薄急攻城遂陷顯巷戰力竭被執賊知其世揚弟也百方誘之降且曰肯從我者當以權將軍相授權將軍者賊中貴職也顯瞋目大罵賊怒遂與廷傑同磔于市而檻車送世威昌齡于西安俱不屈死世揚子漸時為撫邊守備亦罵賊死
論曰顯本名顯揚恥世揚降于賊遂改名以自異卒與從子漸同日授命蹈白刃而不悔烈矣夫吾獨惜世揚直諫負重名而晚節不終至使弟恥以為兄子恥以為父豈不哀哉史言褚淵為齊佐命

拜司徒其弟炫歎曰名德不昌乃令有期頤之壽予于世揚亦云

烈節馬淑人董氏傳

淑人董氏陵縣知縣子華之女吏部侍郎馬公世濟之妻年十五歸於馬事舅姑唯謹克相夫子六親交譽舅大司馬公填撫粵西以侍郎夫婦從甲寅二月孫延齡叛司馬公罵賊不屈囚之姑李夫人內外數十人咸被幽繫丁巳十月十二日司馬公暨二子死於賊聞變淑人向姑再拜自經縊斷仆地者再卒從容就死妾苗氏從死而司馬公如

夫人者顧氏劉氏及二女皆自經死李夫人視飯含恤襲既畢曰今日姑媳子女幸不辱身吾事畢矣遂繫帛奪身絕吭死與司馬公死不踰日先是司馬公妾趙氏暨幼女淑人一子三女皆以飢凍死侍郎先以父命間道請兵赴京師弟世永子國楨繼出屢免於難事聞天子憫其節義特詔所司予李夫人洎淑人應得誥命蓋異數云贊曰昔昌黎先生碑版照四裔而所書楚國息國之屬率紀述閔閔生卒而止至其徒李翱始碑高愍女傳楊烈婦事烈節奇行古今何落落也扶風

忠孝萃一門而婦女視死如飴同日死者乃至七人嗚呼難哉

贊曰王烈婦傅氏傳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四日諭制詔下議政王九卿等集議申嚴婦人夫歿從死之禁若曰輕生從死事屬不經若復褒揚益多摧折嗣後夫歿從死旌表之例應行停止凡以恤孤寡重民命王政之大者也聖人治天下羽降蹠漬猶在所不忍而況於民之命乎然而瑰行奇節或不合於功令而可以繫綱常名教之重秉筆者必謹書之弗敢略也

此春秋善善之義也臨沂中書舍人王君歿予旣銘其墓已而聞其妾傅烈節事狀慨然肅然乃復別爲之傳烈婦傅氏膠州人也其兄爲千總戍沂攜家居焉年十五舍人納爲側室性慧而婉不苟言笑居四載舍人歿傅哭踊絕食飲矢以身殉諸子洎婦女勸譬之不可其母勸譬百端左右皆飲泣不忍聞志益堅母罷泣語家人曰女性素堅正不可回也聽其自裁耳諸子請稍待尸衾襚衣備而死乃許之自是輟哭徐取篋中紈綺自製衣裳一稱侍婢皆泣涕不能仰視傅從容如平時旣製

衣具棺欲自裁家人復請曰已報宗族親戚俟畢集死未晚又許之衆既集傅顧視日景曰可矣諸子設祭於庭傅去衰經易新衣南面諸子北面拜者四傅受其二婦女拜亦如之祭畢呼婢結帛於舍人之匱側從容辭其母及諸親顧謂母曰慎勿哀我遂引頸就帛而絕時康熙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也距舍人歿甫三日又三日就舍斂顏色如生

論曰秦穆以子車氏殉死國人爲之賦黃鳥甚矣穆公之暴也或曰非也三良之殉穆公亦如齊二客之從田橫也故蘇氏曰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嗚呼古人邈矣顧一弱女子能爲之異矣哉

徐節母畢孺人傳

節母畢氏淄川人明巡撫遼東僉都御史冲陽公諱自肅之女通州兵備道僉事徐公海曙諱日升之婦諸生小儕諱之大之妻也年十六歸徐母年甫笄也又生于紈綺能事舅姑以孝處娣姒姊妹以和相夫子婉嫻多內助以是內外交稱賢明云舅僉事公知泰州母侍官舍甘旨柔滑朝夕必躬

視得舅姑歡僉事公內遷戶部郎出備兵通州未幾歸里歲壬午而小儕君病時濟南方被兵舅姑奔迸山間夫又嬰危疾母以一身周旋鋒鏑之下歷試諸艱無惰容癸未君病亟母自剗左腕取肉投藥餌進之舅姑掩面哭失聲左右皆泣血流被體弗恤也既而病不起舅姑老又失壯子鼎革之後高門世族彫落相望母以未亡人枝拄其間仰事衰白俛育藐孤予羽譙譙予尾脩脩風雨飄搖卒以無患壬辰子甲病卒乙未丙申間舅姑又相繼棄養母哭踊治喪葬祭悉遵古禮人以爲難是

時中丞公久逝而母王恭人尚無恙使來迎母母乃以家楨付幼子秭而歸侍恭人左右者又二十一年與其事舅姑無以異也中丞公子孫固多賢科名鼎盛然事有所疑必就母決之其爲兩族嚴重如此恭人卒母乃還其家舍飴弄孫顧而樂之曰吾不自意未亡人卒瘞之餘得有今日也甲戌五月示疾明年正月考終內寢年八十有三矣母生萬曆四十一年六月五日卒康熙三十四年正月一十五日子二人甲縣學廩膳生前卒秭候選縣丞孫一人燾孫女二人

論曰春秋之世紀亡于齊唯紀季在然經於莊十
有二年書紀叔姬歸于鄆其後二十有九年又書
其卒三十年又書其葬何其視一女子若是重歟
胡氏曰賢叔姬也故繫之于紀而錄其卒葬所謂
賢而得書是也母之遭近乎叔姬而其賢亦相類
叔姬不歸魯而歸于鄆重宗廟也母既葬舅姑而
歸于畢以有母在也君子之處變也有經焉有權
焉斷之以義而已矣

帶經堂集卷六十六

帶經堂集卷六十六

欽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禎貽上

帶經堂集卷六十七

欽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禎貽上

蟻尾文三解

辯

記事 銘

尺牘

詩解 四則

楊龜山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蓋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為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

秋褒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予謂興滅繼絕善之大者況衛人報德之辭豈得不錄龜山以此辯詩春秋去取異同則可耳桓公大義烏可沒耶

以下三條讀楊

龜山集
偶記

龜山論叔于田云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而詩以為不義得眾何也曰先生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叔段不義而為眾所說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予以為此意猶有未盡人之賢不肖

各有其黨黨羽嬖倖更相貢諛彼詎恤公論哉如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輩甘佐畔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詩當是其黨羽嬖倖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而非其國人之愛之稱之也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太叔段則豈國人果說而歸之哉

龜山論將仲子云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眾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眾使眾知義則雖有不義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莫之助也尚

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
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爲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
也此意亦有未盡嚴華谷云說詩者探莊公之心
在于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以爲說冀以稔
成其惡耳此駁後序未盡莊公之惡則然而說詩
之本意則未也叔段舊有奪嫡之謀云云及段將
襲鄭公曰可矣蓋幸其釁自彼作謂人不得以議
我豈有涕泣而道之之意哉此詩正以公與祭仲
有殺段之謀故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天理感動
之公論開悟之耳此言深得詩意如龜山之論猶

是以至誠待莊公矣

有女同車序曰刺忽之不昏于齊卒以無大國之
助至於見逐云云刺字殊失詩旨張南軒曰忽之
不昏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
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于大國或有以自
立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國人見其逐
而憐其無助嚴華谷曰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
人惜忽之無援而作此詩曰惜曰憐得其旨矣且
忽所辭之齊女乃文姜也豈爲不智哉

留時隸幽州辯

按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貍養其川河涕其浸菑時河即九河涕即濟水多在今濟兗之境禹貢濟河惟兗州是也而菑時二水在今青濟二郡之間其去幽州且千餘里今幽之巨浸不少顧遠取諸青兗之水何與及序并州曰其川虜池嘔夸其浸涑易反在幽州一二百里之內舍近取遠又何與若醫無閭即今北鎮在遼東其距河濟菑時又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何以同得隸幽州耶爾雅燕曰幽齊曰營陸氏曰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周職方有青幽并而無徐梁營以是揆之則周公定九州省營州入幽州而齊之菑時諸水遂改隸幽州矣然菑時二水皆近在臨淄封內即太公所都營丘之地顧不以隸青而以隸幽是又不可知也存疑以俟世之能讀九丘者云

徐世溥武侯論辯

新建徐世溥巨源作諸葛武侯無成論略云諸葛之出師即周公居東之志也其盡瘁而無成功則昭烈如其不才卿可自取一言酖之也人固有終其身若渾樸寬厚而不能不敗露于將死斯言也

昭烈之疑忌盡見生平深險畢露非惟昭烈不知孔明孔明亦不知昭烈甚矣彼以飛羽既歿老宿無人嗣子冲愚而亮以良平之才據伊周之地一旦之後有蜀者未知爲劉氏否也故若示以開心見誠而實豫防逆折之自取一言猶曰蜀卿之蜀也卿欲取任自取之但勿戕吾子云爾云云予讀之駭然古來論昭烈者曰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及其託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即曲筆如陳壽亦曰弘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及

其舉國託孤于諸葛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陳后山云昭烈謂武侯云云其勤勞一生蓋爲漢計豈爲子孫計哉乃周公之用心也論忠武侯或曰三代以上人物或曰王佐之才或曰近伊呂之出處或曰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又曰勸昭烈伐劉璋而迄取之後世不以爲貪昭烈令輔後帝曰苟不可輔公自取之孔明不以爲嫌專國一十二年後主不以爲偏故魚水之契古今美之不聞有異議也荀子論齊桓公云倏然知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智

也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昭烈有焉世溥何人而敢于污巖先賢如此徒見其狂詩無忌憚而已薛能詩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後人非之及周岌之難人以爲口業之報該聞錄云薛能從事西川每短諸葛功業厚誣之見于詩不一而足竟不免許州之禍世溥晚死於盜安知非口業之報哉斯論也罪浮于能矣予不可以不辯

書傳國璽

工部侍郎某公言察兒罕國元之嫡派也世雄長

西北諸部傳至靈丹可汗在位久忽欲往西域皈佛教其台吉那顏等苦諫不聽國中無主我太宗皇帝因發兵追降之其尚璽近侍以傳國玉璽倉卒坎地而霾之兵旣退有童豎牧羊其地一羊屢至坎所蹠之不已驅之復來牧覺有異試發土則璽見焉聞于官遂進上時天聰某年也今藏御府予按何文肅椒丘集有傳國璽志一篇序述甚詳云五代後唐從珂時秦璽燬石敬瑭入洛更以玉爲之重貴獻之遼興宗試進士遂以有傳國璽者爲正統命題金滅遼延禧遺傳國璽于桑

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刺爾氏者漁于桑乾之濱得
之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植辯其文以爲歷代傳國
璽上之至正末中山帥師至燕順帝攜之北遁沙
漠其本末如此又按史宣德九年瓦剌順寧王脫
歡入貢并請進傳國璽宣宗不納以史與文肅言
考之自五代之亂璽歸于遼遼歸于金金歸于元
在察爾罕國者又二百餘年而歸于本朝詎偶
然哉又按王冕詩云青象不將傳國璽紫駝空引
舊氈房蓋未詳矣

書堯墨

宋時最貴堯墨王氏談錄云公在彭門常走入取
堯州善煤手自和揉妙爲形體光色與廷珪相上
下晁氏墨經云堯州陳朗朗弟遠子惟進惟迨與
易水奚氏並稱東坡云堯人東野暉所製墨每枚
必十千信非凡墨之比其法以十月煎膠十一月
造墨以不用藥爲貴自泰山徂徠龜蒙鳧嶧以及
密州之九仙山登州之牢山即今大勞小勞皆產松之所總
謂東山東山之松色澤肥膩質性沈重品惟上上
又邵氏聞見錄記文潞公自堯州通判代歸呂文
靖公一見奇之問潞公曰有堯墨可攜以來明日

潞公進墨文靖熟視久之蓋欲相潞公手也遂薦
爲殿中侍御史范忠宣公集及馮山集皆有堯墨
詩此皆宋人貴堯墨之證今以語堯州人雖士大
夫亦不能知矣故書之以備吾鄉故實云

書縮頭道人事

門人新安江閩辰六說前知均州日在武當親見
一黃冠無名字其髮縮結人以縮頭道人呼之長
鬚斑白短鬚及腦後頂髮盡黑髮多且長齒皙白
完固面似七十歲人飲食步履如少壯自言程姓
歷城人也生嘉靖三十年萬曆初元即入雲夢山

爲道士萬曆間曾歸濟南至泰安州爲蕭尚書大
亨療背疽後此遊於四方國初至普陀後往中
州往來懷慶南陽間順治中來武當已復去邇年
重來結茆七星樹側辰六見之在戊辰康熙二十
七年也上距嘉靖三十年蓋百五十歲矣

書宋道人事

宋道人者長治人少孤爲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
羊羣牧皆徬徨無所措宋年十三獨入深山求之
行二日見一老僧瞑坐石窟中四無人迹僧面生
黃毛長寸許心知有異跪陳其故老僧張目曰爾

羊固在須中秋可得今且歸矣宋出告羣牧及期約伴結束以往果得羊又溢四五百頭尋老僧已不見衆議鬻其溢者得百餘金既而分金不平遂聞之官官盡歸其金于宋其徒王乙者心利其貲故爲好語致宋于家陽爲權子母夜令婦入室而已踵其後誣以姦而逐之宋失貲無所依乃復入山行久之見一茅菴別有一老僧居之泣拜告以故請留執樵采久之乃許老僧不甚食廚中所有惟燕麥芋魁食之遂不飢居五載僧遣之宋願留侍不行僧顧曰子愿謹奈鈍根何視壁上畫古丈

夫五一正面一側面一背面二人偶坐其旁曰子但日目此骨節寸寸皆須留意宋茫然不解所謂第日坐臥其下夜夢二人自壁下指示銅人穴道脈絡甚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遠出留宋居守則虎狼蹠迹交錯於菴之前後越七日僧歸謂宋曰山中檀越家邀我誦經汝當隨往比行及半途又謂曰汝且止此聞木魚聲乃來迎我遂徑去宋候移晷飢甚輒躡踪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媪視二童子汲者叩師所往曰此無人居安得延僧誦經者不得已渡河而前峭壁插天更無蹊徑倏聞

三十九十二
木魚聲在北山上馳赴之又聞聲在南山顧視日
已晡有虎百十餘咆哮而至急趨投翁媪所木柵
石屋亦有雞犬翁出叱之羣虎皆弭耳去招宋留
宿啖以燕麥粥味爽睡覺則身臥磐石上屋柵皆
不見驚愕久之遵舊路欲返菴中道逢婦人井汲
而絡其臂問之則跌傷折骨宋審其穴脈試按摩
之應手而愈延過其家飲食之因留卜居焉自是
爲人按摩即骨已破碎無弗愈者久之娶妻生子
巡撫都御史圖克善雅重之欲爲其子納粟太學
不受亦不受人一錢今在福山王尚書第年七十
三矣壬申五月十九日啟事海澱暢春苑尚書述
其顛末如此

書亳州女子王氏事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爾賽畢興霖阮爾詢等題
爲曲全孝義以敦風化事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即
叛案牽連李範同之子李殿機也其母張氏給配
象房校尉王福殿機年甫三歲因冒王姓後充校
尉經鑿儀衛革退賣身廂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厄
爾庫之家據幼聘王氏稱係鳳陽府亳州人年三
十四歲伊叔王中凡兄王邁千逼嫁決志不從探

三十八子
得伊夫尚存不忍即死守婦人從一之義匍匐千
餘里外誓圖完聚此女子真有丈夫行也據厄爾
庫稱我本一窮巴牙刺價買李殿機供役復買蕭
氏配爲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身價情愿斷出
又不忍拆離李殿機已配之婦並許與蕭氏同歸
輕財好義此巴牙刺真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稱
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攜一女子同行迹涉嫌
疑事干非分因喚穩婆更審驗過已得真實處女
之供是范一魁憐王氏立志尋夫不顧是非成敗
護持完節亦人情所難此皆 皇上至德深仁恩

濡化洽人心風俗直媿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
嚮義播之海內傳之千秋知盛世貞節之風超出
往昔載籍之外如此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
定例何敢越例妄請但王氏矢志守節冒死尋夫
若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歸著情事可憫雖據厄
爾庫稱情愿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
等因事關風化仰體 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
不得其所至意輒敢備述上聞格外之仁均候
睿斷云云事下禮部議得李殿機先應役于象房
後鬻身于旗下雖無放出爲民之例但亳州女子

王五姐逼嫁不從千里尋夫巴牙刺厄爾庫不取
 李殿機併蕭氏身價情愿放出為民應令李殿機
 併蕭氏等准其出旗與王氏完聚仍令王氏母家
 給與貲賠俾其得所可也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二
 十九日奉 旨依議予山居時于邸鈔見此疏竊
 歎王氏以未嫁之弱女其夫幼更患難歷三十載
 生死契闊不復相聞即叔兄勸其改字亦非悖理
 乃崎嶇千里堅貞百折卒成其志奇哉女子足媿
 世之鬚眉丈夫多矣至于厄爾庫輕財利而慕義
 范一魁冒不韙以全貞皆有古人之誼良史所宜

大書特書者不可以無傳焉予承乏中丞時阮侍
 御貽以全疏刊本因節錄之如右

幔亭弟結綠硯銘

此非結綠也胡以治結綠之名殆如虎賁之似中
 郎耶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山居答盤山拙菴和尚

二首

正切凝思忽來芳訊詠詩愛黃葉秋風之句披圖
 得千巖萬壑之奇便如與吾師把臂入林忘身之
 在京雒也竊意此山既以田疇得名疇之生平當
 詳著之今簡出三國志本傳及曹孟德表一令一

并水經注二條田疇論一篇以備採擇據酈注鮑丘水條下有盤山又有徐無山無山下有田子泰避難居之之文田所居或在盤山或在徐無更一考證方確

山居之妙莫過杏花紅葉兩時書來云云塵中人引領東望何異畫地作餅不可啖耶承再示圖誌及拾遺辯譌退食之暇反復細較數過鄙見所及輒乙其處碑版文字間有刪正要以馴雅為歸不識吾師以為然否爵里書法詳略或未畫一皆已改訂特從敝鄉取到元好問中州集又搜得劉迎

閻長言詩二首皆金源人也何鏜慎蒙二公名山記中搜得李元陽舞劍臺記一篇雪夜挑燈每得古人片語隻字輒為狂喜真書生結習然亦不敢負吾師諉誣耳近有雪中退朝奉懷一詩附錄寄上

答門人陳子文 二首

知有入蜀之役極為懸念危梁飛棧十年回首猶自驚心況王事鞅掌耶綱紀來得成都書泊新詩諷詠之次不覺移情至云斜日一川沂水北秋峰萬點益門西視唐人僧尋野渡歸吳嶽鴈帶斜陽

入渭城之句不啻過之矣奉和鳳縣柳蜀薑二絕
句錄正之冰修別去又三年矣歲月真不堪把翫
耳
三載黜陟海內知交音書闊絕思之如夢寐曾拜
手書示以臯蘭載筆慰藉之至新正二日聞
皇太后升遐星夜奔赴以元夕抵京師叩謁
宮事畢昨得 旨明日行矣從方山兩得子文手
書并寄司馬文正公集感故人念我深也計瓜期
將及顯陟非遙今子文一門羣從多列華要而子
文獨屈抑下僚鸞棲枳棘令人慨歎譬噉諫果此
亦餘甘回齒頰時矣

答棲霞楚雲和尚 二首

吾師暢天界宗風作人天眼目僕願順風以請久
矣先和尚竺菴大師保護六朝松事僕久皈仰載
之遊記今師手植萬松虬鬚龍鱗當與此山不朽
牧老弘護自有同心正不以鄙言為輕重也昔白
樂天自錄其集三本一寘東都聖善寺一寘廬山
東林寺經藏中一寘蘇州南禪院願以今生世俗
文字之因轉為將來世世讚佛乘轉法輪之緣雖
拙集不逮樂天其本願亦猶是耳并惟大師照鑒

三万七十二
前奉手教知返棲霞未久即往西江道之云遠音
郵不易忽書記來都門再荷手示獲悉山中近況
信江西不隔拂子也山志告成足與梵刹志並傳
不朽鄙作亦附名山以不朽矣僕少讀瑤光閣一
集知其得法於壽昌悟道於廬山印證於博山闡
然二大師至其末後一句直是浩然之氣至大至
剛塞乎天地乃知世出世間原無二理好山之道
至是益光明俊偉矣後在金陵聞亡友方龔山談
浪杖人已事真不啻趙州古佛藥地嘯峰諸老一
時名德耆宿皆爲座下龍象如靈山一會儼然未

散自恨生晚不獲廁桓因之末猶幸親近和尚略
霑法乳僕老矣復羈遲薄宦迹在周行未能相從
於水邊林下使宗少文雷次宗輩千載笑人亦可
哀矣尚冀淵匠時示廣筏幸甚幸甚先壽昌博山
東苑闌然雪關暨杖人一切語言文字竺南二大
師法語禪藻均望垂寄以慰惻如之望乙亥七月
日士禎頓首

答唐濟武檢討

二首

郵到新刻大集拜教之辱是集行賤姓名亦附不
朽矣讀手示遂覺青雲白日去人不遠悼亡傷逝

之後必脾受傷頃竟咯血者三有何簡要法語幸
 不恡尺蹠垂示望之文選一事談何容易以吳興
 姚氏之識鑒必資文苑英華以東萊呂氏之別裁
 尚藉江鈿文海即元蘇侍郎伯修之書已不敢與
 蕭選粹鑑頡頏況下此乎明文則程詹事篁墩止
 及成化以前何侍郎匪莪稍該備矣而精鑒未逮
 前人三百年文章尚無定論況時賢乎是以知其
 難也

今歲六七月無日不雨都下通衢皆如江湖宣武
 門外溺者三人人衣重綿不知絺葛為何物亦向

來所未有也比來抗顏走俗久廢吟事唯碑版序
 記雜文未能槩却退食之餘偶一開卷都如嚼蠟
 惟西方之書稍覺有味正以閱歷世途四十載熟
 見一切如空華陽燄過眼成空此身且如浮雲頃
 刻變滅況身外乎少無宦情又口不習言阿堵物
 雖日在錢穀簿書堆中不啻空山雨雪燒品字柴
 說無生話時也獨於古德公案話頭茫然如墮雲
 霧自是鈍根以視眼中之人熙熙攘攘為利往來
 者差免隨墮耳承惠寄妙相莊嚴敬謝法施來教
 頓漸二義深契鄙懷常愛唐皎然禪師作秀能二

三万十二
祖贊云二祖之心如月如日南北分宗工言之失
歎爲名通之論可破舉世聾瞽老先生以爲何如

答秦留仙宮諭 二首

再承先生書問深感注存晤朱生備詢起居知名
園却掃銳意著書清詠之多亦復盈筇碧山舊社
爲不寂寞矣何時得辦筇笠一訪雲林清闕之奇
耶三昧一集偶然成書妄欲令海內作者識取開
元天寶本來面目又妄謂後世選唐人詩較唐人
自選終隔一塵故又常取殷璠高仲武諸家之選
各加刪定而益以韋莊又玄姚鉉文粹通爲唐選

十集此書亦刻於玉峰尚在較正譌謬又二十年
前曾有五言詩七言詩之選頗有別裁五言始十
九首而終隋附以唐陳拾遺張文獻李供奉古風
韋蘇州柳柳州五人之作七言則始易水大風垓
下諸歌而終於宋元諸大家荆溪敝門人蔣京少
爲刻其本亦尚有譌字未較先生試遣訊二處索
之可朝發夕至也錢礎老雅意選刻鄙作附孝感
合肥二相君之後意極可感然辛丑以前少作所
存過多尚煩繩削張秋紹先生傾仰久矣頃惠寄
浦舍人集又特出鈔錄此段交道近古不擬於流

俗中求之孫老無恙公子人弘前畫九龍山圖見
寄張之素壁以當臥遊均希道意

承寫寄詩總聞感荷之至愚幼讀朱子詩傳而疑
之嘗竊以為晦翁注書莫善於楚詞莫不善於詩
自唐宋以來說詩諸家多主序不可廢之說而晦
翁獨臆廢之其最著者如衛風木瓜鄭風有女同
車青青子矜諸篇確有事實考據今一槩掃却目
以淫詩可乎不可乎愚嘗欲雜取毛鄭歐蘇呂嚴
諸家之說平心折衷別為一書數年竊祿京師僕
僕未遑不意先生先得我心聞已成書甚快愚無

庸作駢拇矣

答梁堦

再奉清明後一日惠書欣慨交心追念曩遊黃壚
如昨而邈若河山思之可為太息流涕也承寄尊
大人行述尚有未詳者如家世始祖某自某處來
占籍於鄆曾祖祖父諱字官闕于例皆不得略述
內所云敬菴公係某公別號亦未了然又卒日葬
日葬地得年幾何皆當謹書之已上見於韓歐二
家集中碑版之文可考而知也王行作墓銘舉例
凡十三事曰諱曰字曰姓氏曰族出曰鄉邑曰履

三才女十四
歷曰行治曰卒日曰壽年曰葬日曰葬地曰妻曰
子歷觀前輩大家謀篇或錯綜變化不拘一格大
例要未有越此者敢煩詳示然後下筆墓表成即
刻之集首序可不重出也集中內典文字最佳若
流俗妄有訾議則蘇文忠宋文憲二公當為罪首
耶拙集前續二部附上惟告之尊大人几筵不盡

寄門人襄陽吳別駕國峯

別來十餘年不通一訊前歲從新野家郵中遞到
手書如空谷足音楚然而喜漢江峴首古今勝地
治中別駕頗稱閒曹登臨嘯咏風流何必減昔人

哉峴山羊太傅祠有宋石幢一枚刻王原叔重修
太傅祠詩和者自范希文劉原父以下凡十有四
人宋賢題名多刻下方僕壬子歲過之幢已半為
糞土所壅幸字畫尚完好及今無護惜之者恐漸
就湮沒足下政暇能一留意并摹搨數紙相寄乎

答韓太虛郡丞

承聞先生以居士身弘菩薩道栖心法喜梵行精
嚴今之淨名龐公也又復穿穴大乘結集流通譬
諸集衆法寶為海導師比辱來教益深皈仰經云
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雖行於空而植

三乃季三
衆德本是菩薩行先生有焉亦何必匡徒領衆如
宋人所謂相公禪者爲叢林口實哉石堂禪師頃
承護念遠寄諸刻味之如甘露醍醐曾寄呈鄙撰
三昧集一部諒不浮沈祈從容一致相思支許相
從諒有日耳

答門人張力臣

判袂都亭遂已五更寒暑得書承聞起居爲慰古
謂老而好學惟袁伯業以道兄視之何如哉瘞鶴
銘辯訂本尤精晰孝然之山磬石不乏江淮好事
者何靳一匕箸之餘不壽諸永永耶昭陵石馬圖

亦聞所未聞披對之下如身歷翠微睹風雲絕足
甚快甚快峴山羊叔子祠石幢甚古雅又多北宋
諸名勝題名不佞曾賦一詩并著之蜀道驛程記
意道兄必有紀述無吝寄示

答荆菴禪人

出山以來荏苒五稔每懷遠公廬山之社辯才龍
井之游不謂靈老和尚雙樹之間倏示寂滅今者
結集法眼續佛慧命真吾師事也辱和尚治命見
委塔銘夙昔之誼不敢輒辭於案牘旁午中脫藁
恐不足爲將來續燈錄中粉本也入石須屬良工

渠丘張杞園居士可與商量幅竟神往

答拙菴禪師

二首

久不奉教示殊馳心白雲青嶂間也侍者至自山中詢知道味甚適大刻存誠二錄具知衛道苦心向所以不奉報者以天界浪杖人與費隱一段公案流傳諸方至今以爲口實似不必又煩筆舌且張無盡行事汙人齒頰其言何足爲有無哉寃親平等豈況鬪諍唯吾師裁之向鈔得唐叔達遊記一篇附寄丈室

侍者至自盤山知道腴清暢又得山志補遺讀之生大歡喜刻成幸多摹印幾冊見寄附入前志也近又得宋人姚寬西溪叢語一條弟有駁正并錄上或即附陶詩後或入雜綴惟裁定之又從王子年拾遺記鈔得田疇事一則亦可補入雜綴以廣異聞辱寄大士像薰沐供養敬謝法施

寄宋牧仲中丞

二首

維德入都備詢起居差慰僕時運奇蹇四月間有悼亡之戚七月中又有殤女之悲人生至此天道寧論所謂此樹婆娑生意盡矣知已如先生想亦爲我拊膺而一歎乎僕從來無尺蹠出都門茲因

三十七
棲霞楚雲禪師南還特奉數行左右棲霞爲金陵
梵刹之冠六朝松至今尚存往者將尋斧柯楚老
本師竺菴和尚上書當事遂免翦伐一時名流形
諸篇詠楚老住山三十年手植松不下二三千頭
虬龍拏攫鬱爲巨觀寶所名藍藉以增勝今楚老
將應壽昌祖席之請慮山中房僧勾連土棍藉以
漁利不免樵蘇唯先生政暇睽念勝地特爲嚴禁
并語地方有司同心弘護法檀功德與此山不朽
矣盤山拙老屬僕奉致新誌想達典籤示之
山言入都得書詢知道味清腴極慰述鹿軒新詩

風味瀟灑似非車前八驕人所爲昔白樂天在蘇
州賦詩云敢有文章替左司以今觀之樂天襟韻
曠達故不減韋公而詩格相去何啻萬里左司替
人求之千載上下固難得也先生襟韻在韋白之
間以卷中詩論之雖冲古未逮韋公而豪逸實勝
樂天遠甚以之上替左司誰爲不可山言傳命屬
評次即於燭下呵凍點筆一過藉手以報三子古
文鈔雕刻最精但如朝宗寧南侯傳回護失實似
當刪去不則蘇峻侯景亦須爲作佳傳耶

寄尤悔菴太史

三十七
江東耆舊中吳故人今惟悔菴先生巋然獨在宜
時時詩遞往來如元白浙西東故事乃經年不通
尺一甚或得書累月不一答者非敢蹈踈節也五
更待漏歲以爲常十日之中集議八九司農之署
案牘旁午坐是數者竟不獲掃地焚香一親筆硯
遙念水哉軒中擁書萬卷魚鳥親人詎知京雒勞
人苦趣如此嘗戲語羨門少宰曉風殘月日日領
略世間唯梢公及吾輩耳此雖謔語大是實錄附
及一笑僕五年不作詩忽於枕上得奉懷四章即
錄便面寄上詩雖不工亦一奇也近輯 本朝謚

法考一書已寄牧老刻之特乞大序

帶經堂集卷六十七

帶經堂集卷六十八

帶經堂集卷六十八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蠶尾文四 神道碑 墓表 墓誌銘

光祿大夫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處軍務少

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世襲阿思哈尼哈番贈太保諡忠

毅孟公神道碑銘

公孟氏諱喬芳別字心亭其先徐州人始祖某明

洪武間從燕王就國靖難立戰功世襲官永平衛

遂為永平人九傳至國用歷寧夏總兵官生公少

三子至二
父廩馬渡河匿杜氏遂之京師鳴弓擊劍鬪雞走
馬諸勳戚小侯爭邀致之歸永平發陰符伏讀暇
即出城南射獵發必洞札歲庚午 太宗文皇帝
兵入關公杖策謁軍門 太宗奇之引置左右不
期年擢刑部承政兼梅勒章京管牛录事屢從
太宗征伐大凌河錦州松杏寧遠皆著戰功順治
元年甲申 世祖章皇帝義師入關定李自成之
亂公帷幄中籌策居多自成戰敗竄歸關中公帥
師追之由燕南下河北三郡踰太行出河東所至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遂入關直抵長安九月關中
平就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
陝西三邊軍務駐西安亡何賊渠賀珍數萬衆圍
西安公遣諸將陳德軍西門任珍軍北門往來馳
突賊退追北至永壽賀珍遁去是時張獻忠尚據
蜀二年冬十月遣總兵官范蘇等討之伏兵葭溪
茅溝子鏖戰白水青川屢破之斬獲無算以反間
計殺賊帥況益禽劉心虎遂收龍安先是武大定
作亂固原戕殺寧夏巡撫餘孽未殲三年五月公
至固原遣任珍討白天壽等禽斬之授計總兵官

三十九十三
劉芳名禽寧夏賊王元焦浴遣陳德討鎮原賊姬
蛟王總管降之固原西北平十一月遣任珍陳德
馬寧討賀珍劉二虎於興安十二月任珍討胡向
宸於蕎麥山四年正月斬向宸於板橋四月任珍
斬孫守法於藥箭寨十一月禽米國珍於漫營山
寨興安悉平八月遣補艾馬寧討馬德於亂麻川
追至河兒平斬之九月遣張勇劉友元禽賀洪器
於安家川攻李明義堡寨克之禽明義環慶賊平
時秦賊據險負固者實繁有徒公授策陳德王平
等招青背寨賊折自明三十六寨賊渠王希榮輓

輓寨賊高一祥皆降之斬天峰寨賊張貴五年夏
四月河西狃米喇印丁國棟作亂甘涼皆為賊有
渡河而東連破蘭岷臨洮據之薄鞏昌關輔大震
朝議發禁旅援勦公密奏止之而請身任其事
自統大軍駐秦州遣馬寧救鞏昌會趙光瑞軍大
戰於廣武坡逐北七十里斬首三千級遂解鞏昌
之圍賊據臨洮岷州內官營以數萬計公分大軍
三路以進遣張勇陳萬略取臨洮馬寧劉友元取
內官營趙光瑞佟透取岷洮河三州勇敗賊於馬
韓山斬首七百級光瑞敗賊於梅川禽丁光射斬

首二千級寧直搗內官營破之斬首八百級岷洮
河三州皆復閏四月公自鞏昌至蘭州勇寧光瑞
皆會師蘭州城下攻拔之別遣光瑞追丁嘉陞於
舊洮州戰於野狐橋嘉陞遁去土番土目馬你完
卜襲斬之復舊洮州五月張三耀斬米喇印於古
城宓傳首軍前七月公至涼州八月至甘州賊櫻
城固守公夜命將士設伏自然炬坐帳中招幕僚
高會行炙痛飲彈琵琶醉歌不輟矢落帳前如雨
左右皆錯愕公談笑自如不爲動頃之伏兵四起
鞏鼓震天賊已面縛獻帳下矣遂遣張勇乘夜襲

之而身與提督滿兵昂邦章京傅夸蟾及馬寧齊
陞趙光瑞諸將繼之賊食盡乞降已而復叛六年
正月親督攻甘州勇寧光瑞賈勇先登拔之逐北
至北山斬首八千級是時丁國棟奔肅州立土倫
太爲王子哈密纏頭畏兀紅帽哈喇五種番人爲
都督火者而自爲總兵官據城固守時出掠武威
張掖酒泉地會大同姜瓖反其黨虞印韓昭宣等
衆號三十萬攻陷蒲州公旋師河上而留馬寧張
勇齊陞等圍肅州十一月諸將克肅州巷戰十日
斬首五千級土倫太國棟及其黨黑二哈只等皆

三子存三
伏誅傳首三邊河西悉平八月公自潼關渡河諸將根太趙光瑞復蒲州斬首七千級遂進兵臨晉猗氏斬賊元帥白璋禽監軍道衛登方復平陽諸郡縣虞印韓昭宣等走據運城九月諸將狄應魁趙光瑞沈應時根太杜米等攻拔之斬虞印韓昭宣平陽寇悉平七年三月世祖章皇帝嘉公勲勞進兵部尚書照舊管事八年六月遣諸將馬寧等討劉宏才於北山大戰於保安禽其軍師苗惠民再戰於合水縣禽宏才以歸延慶餘賊悉平十年九月趙光瑞討孫守金於紫陽洞山禽之公在

秦十年凡撫賊脅從一十七萬六千有奇公豁達大度推赤心置人腹中有所愛駿馬諸將或徑取以去詰之對曰欲得此馬爲公殺賊耳公捧腹大笑遂賜之其他寶刀良鎧之屬諸將目屬輒以賜之有功者輒力獎拔不限資格起偏裨至大將或爵通侯者如張勇馬寧趙光瑞任珍陳德狄應魁劉友元沈應時趙良棟輩皆是也諸寇旣殄於是疏豁陝西荒糧以甦民累靖盜源又上屯田奏曰秦省自明季寇變以來荒田最多虧正賦不貲深山大谷虎狼所窟地方多事議裁兵則不可惟有

屯田之一法既可足食亦可強兵而弭盜安民亦在乎是矣上可其奏以白士麟等五人分屯延慶平固及西安鳳翔諸郡兵屯歲收糧米二萬六千有奇民屯歲收糧米一萬六千有奇省協餉無算又條奏省兵略曰秦省七鎮及督撫各標官兵計九萬八千有奇合滿洲四旗及平西王固山額真兵每歲共需餉銀三百五十九萬餘兩而秦賦熟糧并錢息僅一百八十六萬有奇鉅額者一百七十餘萬年復一年後將難繼近日逆賊叛孽以次削平各鎮之兵實有可省甘肅遠在天末興安

界連三省應照舊額餘如延綏寧夏固原臨鞏四鎮標下宜各留兵三千分中左右三營領之所餘之兵固鎮撥五百人隸慶陽協守餘五千五百人可省也漢羌駐平西王固山大兵應裁去總兵官設城守副將統兵一千人隸興鎮餘兵撥防黑水峪漢陰縣各五百人餘二千五百人可省也漢兵提督四千人駐省會宜留二千協同滿兵征勦餘二千人可省也各道標兵盡易屯兵免其起科延鎮定邊神木等處無屯兵者止用守兵計所省又二千餘人約共省兵一萬二千有奇歲可省餉銀

三十一萬兩有奇皆報可又疏陳蜀地戰守之計
曰蜀接壤秦楚自唐宋以來在所必取今獻賊蹂
躪之餘所在焚掠人民死徙大兵宋入恒苦轉運
之艱且水泉多毒飲之則人馬皆病是以兩經撻
伐未克底績今大兵撤至保寧殺賊殆盡斷當以
保寧為駐兵之地以四川右路總兵官馬寧統馬
兵精銳三千駐之以為漢中藩籬以步兵五千分
駐保寧迤北廣元昭化之間為屯種久遠之計令
平西王駐漢中相為犄角戰可制勝守可固圍兵
食有賴不苦運輸流亡來歸漸可生聚從此規取

全蜀易易也以本地之糧養本地之兵兵心既固
民情亦安舉動固不利矣或狃一時之見撤兵漢
中則保寧咽喉之地必為賊有東而紫陽西鄉西
而階州文縣中而寧羌陽平之間凡諸險要賊得
與我共之三秦且無寧日矣臣故決以保寧為駐
兵之地不可輕移尺寸棄以資賊其固山額真之
兵當暫撤以紓秦民轉餉之勞皆見施行九年入
覲京師 賜內殿御馬二 詔從馳道出以寵異
之加太子太保還西安十年命總督陝西三邊四
川等處軍務累疏乞休慰留不允冬十二月以病

三子
乞骸骨始允之加少保馳驛回京而公已薨於位
年六十訃聞上震悼命內大臣酌酒匱前
諭祭三壇錫以碑文加贈太保賜謚忠毅
賜甲第一區白金千兩以順治十七年葬於京西
蔡公莊之東公狀貌偉碩腰腹十圍望見者驚為
神人諸將憚其威嚴而樂其坦易性不甚讀書每
令人誦文書於側坦腹聽之鼾睡如雷偶誤一字
輒驚寤曰誤矣人以為神公生於萬曆乙未薨於
順治甲午階光祿大夫官總督陝西三邊四川等
處軍務兼理糧餉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祖
考延勳考國用皆贈光祿大夫如其官祖妣張氏
劉氏王氏妣馬氏馮氏杜氏皆贈一品夫人配卜
氏艾氏皆贈一品夫人王氏封一品夫人子三人
熊臣汀州府知府熊飛浙江道監察御史熊弼襲
父職阿思哈尼哈番孫九人纘祖康熙丙辰進士
大理寺評事繼祖刑部筆帖式綿祖國學生繹祖
襲阿思哈尼哈番緝祖廣東連州知州鱗祖綸祖
國學生維祖阿思哈尼哈番紘祖銘曰
粵定鼎初巨寇西僨維司馬公威稜遐震電激兩

三十一
耐翁吳先生墓表
誥封奉政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

無隸之鄉馬谷之陽有封若堂者是為耐翁吳先生之墓先生諱永胤字繩甫其先右北平之遷安人始祖士安遷海豐占籍坊廓里數傳至明揚翁諱志德以德壽為鄉三老即先生父也先生少應童子試濟南遊南山牧鶴洞遇仙人其事甚秘既為諸生屢不得志於有司而有子學憲君嶄然露頭角先生喟然曰吾艱於遇大吾門以慰爾祖者將在子乎則取先正之文鱗次几案親為指授時

縣人吏部侍郎王公清方少先生見其文器之命學憲君與遊曰王公國士也汝雖與同學宜師事之學憲君以順治甲午舉於鄉迨康熙甲辰成進士王公實以學士為主司世謂先生知人云學憲君令萬載會滇閩告警江西亂譌言日三至先生居然曰吾子必無他已而學憲君以首報偽札督撫密疏以聞得溫旨人咸服先生能知其子學憲君能不辱其父父慈故子孝子孝故臣忠三善備矣微先生以身教不及此滇南平學憲君以前事徵入為中書舍人稍遷戶部主事尋進刑部

河颺馳三晉遂指嶠函雍涼掃汎天子曰咨汝
維坐鎮蠢爾遺孽豕啼螳奮有銍未膏有鼓未釁
公撫其徠乃戕厥愠先勝後戰神機獨運告成三
載底綏八郡凡公之績成於善任桓桓武臣以威
以信發縱指示所嚮斯躡天篤眷公展厥底蘊秦
川旣寧河西復炊酒泉報傾金城告稔天水傳烽
咸陽偏近談笑禦之指揮而燼雲中逆命狂如飲
鴆睽暘跳踉河東爲甚返旆渡河叛臣是問摧其
藩籬斷其鞬鞞賊勢分崩獲醜執訊疆圉旣奠遠
敷棠蔭撫此瘡痍育以暘潤方略亟上請奏不靳

省兵擇吏屯開農訓擊鼓歛馘以樂田畷露積崇
墉車輸充牣流冗四歸荒殘丕振秦地無虞川師
繼進井絡重開鯨鯢膏刃天造草昧公功爲雋於
赫孟公功高益慎帝曰吁來驂駟入覲何以錫
之天閑神駿詔行馳道光賁中禁保障秦蜀才
唯汝僅欽哉汝往勿辭勞瘁公乞骸骨申命重巽
鞠躬盡瘁卒歸以櫬丈人貞吉行險而順雲雷方
屯經綸奮迅帥秦十載袞衣金印八水同流二華
比峻風虎雲龍會逢堯舜神爲列星生符瑞讖像
列雲臺恩施祚肩刻示豐碑以永令聞

誥封奉政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提調學政
耐翁吳先生墓表

無隸之鄉馬谷之陽有封若堂者是為耐翁吳先
生之墓先生諱永胤字繩甫其先右北平之遷安
人始祖士安遷海豐占籍坊廓里數傳至明揚翁
諱志德以德壽為鄉三老即先生父也先生少應
童子試濟南遊南山牧鶴洞遇仙人其事甚秘既
為諸生屢不得志於有司而有子學憲君嶄然露
頭角先生喟然曰吾艱於遇大吾門以慰爾祖者
將在子乎則取先正之文鱗次几案親為指授時

縣人吏部侍郎王公清方少先生見其文器之命
學憲君與遊曰王公國士也汝雖與同學宜師事
之學憲君以順治甲午舉於鄉迨康熙甲辰成進
士王公實以學士為主司世謂先生知人云學憲
君令萬載會滇閩告警江西亂譌言日三至先生
戾然曰吾子必無他已而學憲君以首報偽札督
撫密疏以聞得溫旨人咸服先生能知其子
學憲君能不辱其父父慈故子孝子孝故臣忠三
善備矣微先生以身教不及此滇南平學憲君以
前事徵入為中書舍人稍遷戶部主事尋進刑部

郎中出提調雲南學政皆奉庭訓惟謹戊辰學憲
君歸自滇先生年已大耄尚無恙又二年乃考終
蓋春秋八十有六矣先生事父母至孝學憲君以
文皇后升祔覃恩封先生如其官以不逮明揚
翁愀然者久之崇禎庚辰辛巳二東大饑先生菽
菽不飽遇流冗顛踣道路輒多方賙給蒙袂輯屨
全活亡算學憲君既通籍益好行其德緩急叩門
不以有無爲解值歲儉自糴於市以供饋粥而親
戚族黨待以舉火者甚衆故其生存則愛而慕之
其歿也聞者出涕春不歌杵不相皆曰善人亡矣

嗚呼善人國之紀也先生其無媿已乎居恒教子
孫曰犯而不校聖賢之學吾自號耐翁所以志也
又云渾厚勿涉模稜精明勿蹈刻薄彌留無他語
惟舉漢昭烈之言曰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
而爲之蓋其平生修身以教家者盡於此生以明
萬曆戊申卒以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壽考與父明
揚翁齊年元配楊氏贈宜人繼高氏封宜人男子
二長即學憲君自肅歷官雲南按察司僉事今候
補布政使司叅議次自治諸生女子三適王夢輔
楊棟基馮憲孫六人曾孫一人於是少司寇田公

既銘其藏而瑯邪王士禎爲之表鏡諸樂石傳示
無窮

田母張太恭人墓表

母張氏德州儒家女父曰禎母之幼也女紅之外
教以書史輒能通知大義笄歸於田齊魯間所稱
蓼菴先生者也先生講學濟北開門授生徒號爲
經師母閨中實佐助之先生以順治辛卯舉於鄉
壬辰登第知浙之麗水縣未幾屬疾不起母泣曰
今相從地下易耳旅殯千里孰爲歸之藐茲諸孤
孰鞠育之况錢穀事關國帑錙銖弗清雖欲歸骨

丘壟庸可冀乎死易存孤難吾知所以自處矣鬢
踊稍間則取倉庫冊領勾稽籌算年經月緯具有
條理不以假胥吏旣而攝篆者果難之母手自削
牘請太守盤營金華守王君臨縣母以籍進攝者
無以難也乃得攜諸孤間關三千里扶櫬以歸歸
督諸子讀書而躬自紡績往往至戊夜旣而長子
中丞雯中子太史需相繼登朝列華要母四膺
誥封稱太恭人翔貴矣荆布蕭然不改其素亦不
樂居城市夏秋輒村居與農嫗談田家事爲娛樂
中丞撫吳撫黔太史在翰林母數戒以守官清勤

上報國恩甘旨之外絲毫不以累諸子故兩君皆能於其職為名臣母年七十親黨議稱壽母聞之以書示諸子曰汝昨來言里中先達及學校父老謀欲醵錢作為屏幃為吾壽者此親串盛心然揆諸情禮甚有所不可今為汝曹言之按禮婦人無夫稱未亡人凡吉凶交際之事不與不為主名故春秋書紀履緌來逆女公羊傳曰紀有母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學云婦人無外事所以遠別也後世禮意寢失始有登堂拜母之事戰國時嚴仲子自觴聶政母前進百金為壽此蓋任俠之

流有所求而然耳豈為禮當如是耶吾自汝父歿於官提攜幼弱千里扶櫬含辛茹檠三十餘年闔戶緝績以禮自守今幸汝曹皆成立四膺封命足慰餘年然此中常有隱痛歲時腰臘兒女滿前牽衣嬉笑輒怛怛心動念汝父之不及見故或中坐歎息或輟箸而悲蓋三十年於此矣三十年吉凶交際之事不與知而今日更強我為主名其可謂之禮乎頃者米價踊貴井里蕭然親故素多貧乏若復合錢市簞為未亡人進一日之甘是重吾戾矣汝曹備官於朝宜曉大體其詳思禮意以

安老人之情惟勿忽也其言必合經動必循禮如此少工詩脫稿即焚棄曰吾不願諸女孫效之也所存惟茹荼吟三十章諸子刻附家乘余觀春秋外傳所載魯敬姜之事可謂賢矣故仲尼予之以為別於男女之禮師亥曰謀而不犯微而昭矣歌以詠之度於法矣故敬姜之賢古今不再覲也考母行事庶無慝焉其為聖人之所予必矣子三人
 震辛丑甲辰進士累官巡撫江南貴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需己未進士官翰林編修霽恩拔貢生女一人適某孫八人曾孫二人中丞謀以康熙三

十一年二月十日奉柩合葬於蓼菴之阡而予為其表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王公墓誌銘

故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長山王公以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考終於里第以三十二年冬十一月初三日葬於邑東郊先壠之次其子廷鸞等遣使請銘余乃列次其家世行事而為之序曰公諱楨字大木號兩嵐其先直隸之棗強人始祖繼安遷長山卜居孝水之南數傳至孝為靈壁尉孝生東漢東漢生廕廕生重明是為公考以明經

官山西沁州同知以公貴封徵仕郎兵科給事中
中生八子公長也公弱冠補上庠有聲場屋順治
乙酉世祖章皇帝龍飛首科領鄉薦明年丙戌
成進士以二甲高第除中書科中書舍人是年再
行鄉試公分校得故吏部尚書謚恭定郝公惟訥
等十二人已丑考選授兵科給事中癸巳轉吏科
右給事中掌登聞鼓尋轉吏科左給事中乙未分
校禮闈得故太常寺少卿尹君源進等二十一人
得人之盛前後無與比丙申進戶科都給事中公
四歷諫垣疏數十上皆關國計民生之大者東

省賦役

國初仍明季故額公力陳其弊濟兗東

三郡得除荒糧數萬餘頃民困以甦時方嚴窩逃

之例廷議窩主遣戍籍沒鄰佑保甲出銀給逃

人主家公病法太重上疏其略曰既經發配宜照

充軍例止發一夫一妻家口田產宜免追論至保

甲給銀倘遇極貧之人必至蕩產傾家是一逃而

傾數家之產宜寬其禁世祖章皇帝躡之卒從

公議壬辰癸巳間黃河衝決畿南山東以及河南

江北流亡載道公疏請責令地方官設法安置一

時全活無算陝西西安諸州縣輸運本色糧米以

三十九
供兵食每一石抵銀一兩值歲祲米騰貴每石價
四兩糴諸市而四之輸諸官而一之秦民困苦幾
不聊生陝督以疏聞部覆曰例也公上疏爭之其
略曰秦中年來水旱屢告今以納米之故以四兩
之銀止完一金之正賦是一年而納四年之糧也
民何以堪之夫兵者所以衛民民窮則亂生況秦
地西接羌番萬一急而走險變生不測所費豈止
數百萬之金錢哉自是罷民輸米 國朝以來鄉
試副榜准貢間遇 恩例始行公上副榜充貢一
疏永著為例至嚴鎮將之駐防定八旗之官制與

夫查叛產興屯田斟酌帶征之條通融解米之法
皆條奏施行他如川廣缺員就近推陞守令量才
煩簡互調方面之陞遷太速糧道之專責無功嚴
核存留急更協濟等疏皆關切時政之尤者又外
糾貪吏之鑽營內指大臣之縱恣悉蒙 乾斷立
賜罷斥公荷 世祖章皇帝知遇最深每入 奏
詢及鄉里父母存亡恩意曲至一日 賜九列大
臣褒忠錄臺諫與者僅三人公與焉其膺 眷注
如此戊戌陞太常寺少卿公以父春秋高乞假歸
又二年遂致仕公器量凝重平生無疾言怒色在

言路侃侃正論不引嫌不避怨不撫拾細故以飾
虛譽庶幾矯矯古風節之臣矣假令迴翔廊廟游
至崇階其所樹立豈出古人下哉顧奉身而退棲
遲於山巔水涯者至三十年之久識者以未竟其
用爲朝廷惜然公於出處之際亦有足多者矣
公生於萬曆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距其卒得
年八十元配韓繼配孫并有婦德母儀今祔葬子
十人某某女五人適某某孫男二十四人舉於鄉
者某孫女二十一人曾孫八人銘曰
嗚呼太常古人風直諒強毅性所鍾進則矯矯爲

雲龍橫掃寥廓意氣雄退則杳杳爲冥鴻勁翮飄
搖謝樊籠福祉在天道在躬聿享遐年厥報豐子
孫奕奕芝蘭叢鳳毛麟角光大東逝水東歸月墮
空長白之陰松柏桐我作新銘納幽宮天荒地老
相始終

中奉大夫整飭天津海防道山東按察司副
使韓公墓誌銘

公韓氏諱庭芑字燕翼其先棗強人始祖瑜徙濟
南之青城瑜生相舉人知鄆陵縣相生齊舉人知
鎮安縣贈福建道監察御史四子長曰一左官訓

三子平年
道是爲公高祖祖父泉縣諸生是爲公會祖祖父
元功縣諸生是爲公祖父考諱太素三子公其季
也早爲諸生有名順治丙戌再行鄉試舉解額第
四壬辰舉禮部改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授工科
給事中疏劾工部侍郎傅某罷之會 世祖章皇
帝以卿寺翰林臺省官出爲監司公在選中轉分
巡河西道僉事備兵寧夏寧夏邊郡人不知學公
謀於巡撫黃中丞疏請闡中別立字號定取一二
人以勸學者得 旨允行是科丁酉得雋者二人
遂著爲例寧夏兵素驕公繩以法爲之厲禁自是

亡敢翫法者居四年遷分守下湖南道叅議駐寶
慶總兵官王平者同城居公與交相得懽甚兵用
戢而民不擾楚俗尚巫巫以禍福挾人民甘受其
鞭笞不爲怪久益狂悖乃至以刃斷人臂公捕置
諸法民初駭之旣乃悅服境內有濂溪先生祠亂
後廢圯出俸錢修葺之遷分巡瓊州道副使兼理
學政瓊鎮總兵官高進庫素跋扈視督撫大吏蔑
如也公獨枝拄之不少屈兵虐民者逮治之與將
卒約勿擾市肆凡鬻物一錢之直必準市價商賈
負擔咸安焉靖南王駐廣州旗人暴橫有司莫敢

三三三十三
問一日有三人跨馬佩刀登公之堂自稱藩人睥
睨自如公縛之而以狀申三院靖南為謝過乃已
自是藩人亡敢橫海南者遷分守金衢道叅政遇
今上登極覃恩進階中奉大夫贈父如其官母
封太淑人會禁旅入閩芻艾屨所需咄嗟立辦
師行而民忘其勞居無何以裁缺歸甲辰丁母憂
庚戌起補江西督糧道叅政江西漕事當積弊之
後積逋三十餘萬前官降謫死亡者至十五人人
為公難之公毅然曰夸娥移山精衛填海江漕即
難視山海有間矣吾樂為其易誰為其難者於是

鈎稽積案如理亂絲如察三隧得其糾紛膏盲所
以然者乃昌言於巡撫董中丞曰伏見江西督糧
一道覆轍相望無一能善全其後詎皆不肖而自
取罪戾乎究其本源厥有數端曰實荒之屯田未
清也逃亡之漕課未豁也缺額之運船僉造無從
也山邑之漕米轉運維艱也以及運弁久挂之漕
欠州縣借兌之南糧官役侵蝕那移之款項未清
而追補迄無歸著也前後凡數萬言不啻痛哭流
涕閱三載完解積逋銀六萬兩有奇米三萬五千
石有奇又請蠲寧州新喻新淦廬陵諸州縣南昌

九江二衛荒絕不能賠補者運弁旗丁及州縣官吏那移折耗漂沒浥爛積年無徵者本折又幾二十萬於是案牘一洗囹圄空虛軍民感公德相率建祠於滕王閣之右癸丑以前湖南開荒奏報失實部議降級公怡然解組歸得般水西別業候仙園長松蔭庭飛流激澗日嘯咏其間無復用世意矣次子逢麻令武康迎養解舍銅官風渚間幅巾筇杖時以山水自娛逾十載壬戌始起補天津海防道副使癸亥遂移疾歸里又六年卒公恂恂恭謹與人遊處如飲醇醪一當盤錯則光芒迸出惜

其浮湛監司二十餘年雖所至有以自見而猶未竟其用也公事親孝事兄恭通籍後盡推田宅於二兄宗族子弟才而嚮學者必資給推輓之淄川丘璐官揚州同知逋官錢罪且及孥公解金贈之無吝色其於鄉黨皆此類也逢麻令武康自矢飲前溪一杯水又少年有幹局積猾巨盜爲之屏息公入其疆艤舟村塢屏去騶從遇父老婦穉訪令治行旣得實乃大喜抵縣署謂曰吾誠不意孺子爲吏能至於是蓋公之教於家者又如此生以萬曆四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卒以康熙二十八年七

月二十一日年七十一配郭氏累封淑人子二人
逢庶選貢生朝城縣教諭先卒逢庶貢監生廣西
新寧州知州女三人張安吉子豸繡李祚之其壻
也孫四人逢庶子一中吉早卒逢庶子三牧吉澤
吉津吉津吉立爲逢庶後孫女三人銘曰
公直門下始爲諫官詎厭承明出佐外藩士歌鹿
鳴邊人尸祝手編虎頰驕王帽伏盤根錯節力媿
夸娥章貢湯湯流此恩波獨樂園中八節灘畔良
苗懷新冷風送善白山之陰錦水之陽宜爾子孫
山高水長

誥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慕廬

葉公墓誌銘

吾友楚葉君井叔以康熙丁卯五月一日卒於家
將易篋顧謂子道復曰我即死必奚先生蘇嶺狀
吾行王先生阮亭誌吾墓石庚午道復舉於鄉公
車至京師來謁泣將治命且授蘇嶺之狀予諾之
而未暇以爲癸酉冬又至再拜申前請曰父命也非
先生言無以慰地下乃感亡友之意而序之按狀君
諱封先世王氏籍浙西之嘉興父錦林公諱長青嗣
於中表葉翁始氏葉錦林二子伯王守字正則君次

也崇禎末錦林自高要丞遷黃州衛經歷巡撫都御史何公騰蛟才公檄攝黃陂令時賊張獻忠陷黃陂民流竄城覆于隍公安輯萬方民稍歸城亦完固舉最遷知永明縣未赴殉節死陂人德公留占籍焉久之徙居武昌縣痛父死官守奉母至孝母歿家益貧讀書益自刻苦所居在樊山下黃岡王宗伯澤弘以翰林里居月夜泛舟樊湖聞有書聲出菰蘆中先悲惋而後怡悅如懶瓚之在衡山者覺有異曰必井叔也迹之果然順治丁酉舉於鄉己亥成進士康熙癸卯除延平府推官君自

爲諸生固窮至是冰檠自矢吏畏而民愛之俗爲一變延有巨猾善持官府短長吏不敢問君按誅其魁餘皆屏息靖南王駐閩旗丁肆虐八郡君繩以法不少貸其不畏強禦如此而矜慎折獄每斷一重囚中夜執筆踟躕不忍下前後減殊死罪二十八人他郡有冤者皆願得君讞之漳州有大姓同室鬪終訟不已君決以片言訓以友恭遂相持泣下爲兄弟如初嘗曰古者刑以弼教吾敢以鈎距爲能事哉未幾裁理官改知登封縣其在登封也勸開墾革火耗平徭役厚儲待息諍訟禮學校

興教化一切以經術治之登封治嵩山下有虎患君齋三日移牒於神引咎自責自是患絕縣距河五百里歲派河夫民費不貲胥吏夤緣爲奸利君條十事上之巡撫佟勤僖公鳳彩納其言疏改民夫爲官雇鄰郡悉歌詠之嵩陽書院舊祀二程子其側有宋崇福宮故址廢且久君稽史籍得司馬文正公以下曾以宰執領宮使者凡十有二人爲主祠之時其祭祀選博士弟子有文行者講肄其中又置田若干畝以爲俎豆飲食之需自爲之記手葺嵩志二十一卷又劾搜漢唐以來碑版文字

別爲石刻集記二卷辯證精博人比之劉原父薛尚功焉己酉爲同考官甲寅滇逆變作禁旅四出踐更旁午羽檄沓至君勞心撫字事集而民不知乙卯遷西城兵馬司指揮指揮號俗吏清流率恥爲之君一以清靜爲治暇即與其僚莆田林君堯英賦詩相倡和今刑部侍郎田公雯都御史宋公犖前國子祭酒曹君禾故給事中王君又且吏部郎中顏君光敏輩相與推輓風雅大興予嘗評次爲十子詩海內談士以爲口實戊午有旨中外官舉博學鴻儒以備顧問君與焉是時諸號爲

名士高蹈丘園者率宛顏界詞望走朝貴之門伺
闈人喜怒以爲欣戚君獨處委巷雀羅在戶明年
卒報罷需次補部主事歸里壬戌再至京師未幾
又歸往來杯湖退谷之間自號退翁君性澹泊無
紛華之好惟嗜讀書尤精爾雅說文訓故工於篆
隸其自登封入爲兵馬指揮也介其宗人文敏公
方藹以詩贄予予終卷告之曰君延平以前詩未
也嵩山諸詩格高韻絕不減古人當別爲專集以
行爲之序而傳之於是諸君子交引重名動薦紳
間矣君之放歸又嘗寄已未庚申之作及郢中懷

古詩二十篇屬予論次其風格益高凡予所不可
君應手竄改或竟剗削不自愛惜虛懷善下交遊
中罕見其比所著嵩山詩集嵩山志嵩陽石刻集
記已庚詩郢中懷古詩皆予所論次辛壬詩則自
廣陵寄予未及卒業而君死矣悲哉又以韻書譌
舛編緝刊正未成書而病且革謂道復曰吾母終
時求一縑素不可得斂我當以布衣又曰喪葬一
遵家禮勿事浮屠勿惑風水語畢而逝及部授工
部虞衡司主事君已前歿生以天啟癸亥十二月
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五元配張氏封宜人與君

三〇八
共貧賤憂患有壹德先九年卒君命予誌其墓君
知登封遇 覃恩 敕授文林郎官兵馬司指揮
奉 恩詔加一級 誥授奉直大夫妻封孺人再
封宜人子男子五道復康熙庚午舉人道臨候選
州同知道謙道恒道豫子女子二人適王一鯤楊
廷燕孫男三人德潤德潛德溥以某年月日葬某
阡系以銘曰

本聲叟解巾仕用經術飾吏事延津劍緱山笙鑿
臣心如水清翔儒林泳文苑給筆札開東觀譬于
田志獲禽詭而遇非我心歸去來樊山下釣洄中

招退者歸去來兜率天留遺蛻此山邊

敕封文林郎山西太平縣知縣前直隸棗強
縣縣丞行健趙先生墓誌銘

康熙壬子子有蜀役蜀士之才美者多從遊而西
充二趙子心抃心普兄弟尤卓犖奇偉因獲聞其
尊人行健先生之賢又二十四年心抃官給事中
與予同在京師於是先生年八十餘矣而神明不
衰每家書至皆蠅頭細書所以教誠心抃者不啻
辟呬提命以爲先生期頤未有艾也無何心抃視
河報 命歸而先生訃聞心抃擗踊泣血次先生

行述稽首來乞銘嗚呼予以通門之舊仰止先生
 餘二十年矣其忍不銘按家乘趙氏之先本秦人
 明初徙蜀西充至良佐者有學行稱石橋處士處
 士子純純子延年家益起好施予鄉鄰待以舉火
 者恒數百家有二子長永慶次即先生諱長慶行
 健其字先生年十五補博士弟子有聲世祖章
 皇帝順治十年甲午始以拔貢入國學謁選人得
 棗強縣丞為政平恕莅事明決令長取裁焉縣有
 大繇役輒倚辦事訖而民不知勞故上官重之有
 加禮俾署高邑武邑兩縣治狀著聞兩縣人尸祝

之會以武邑逃人案註誤去官縣之父老子弟籲
 留不可則宿舂糧泣涕走送百里外其感人如此
 先生既歸開門授徒戶屢恒滿其訓心拊兄弟曰
 讀聖賢書貴明義理非祇佔俾章句梯榮媒利為
 仕進羔鴈也人能將賢賢易色吾日三省吾身二
 章身體而力行之其去聖賢不遠富貴利達非所
 知也先生事父母至孝喪葬一遵古禮兄歿撫兩
 從子如子崇禎末蜀大疫里有一室七人同日併
 命者先生往經紀其喪無所畏避先生父病彌留
 舉逋欠契劓百紙悉焚之曰天災流行變難將作

三子九十五
吾得正首丘幸矣彼窶人子勿更苦之先生泣受
教及獻賊躡蜀屠戮靡子遺齒骼狼藉道路亂定
先生率僮僕躬自收瘞匝月乃畢將瘞雲雷驟作
雨大至先生跪禱曰天豈不欲劫餘枯骨復于土
耶抑某心未誠不蒙神鑒耶禱竟而霽人皆異之
先生自祖父陰行爲善至是益好行其德大亂之
後家僅具饘粥而親鄰之不能葬不能婚嫁者賙
給無倦色鄉人以不平來訴先飲之酒乃婉言以
明其是非人率悅服一邑化之以鬪諍爲恥獄訟
爲之衰息康熙十三年吳三桂作逆僞檄至蜀脅

士大夫先生挈諸子遁山谷以免亡何賊平先生
乃復故廬謂心抃曰天威撻伐四方寧謐子可
出而仕矣心抃令太平以課最入爲兵科給事中
守先生之教罔敢隕墜其以給事需次歸也先生
教之曰小子幸叨聖恩備員諫官補闕拾遺是
其職也勿默默則曠官勿激激則近名小子慎之
心抃居門下省一載章十數上皆關天下大計而
立言一本忠厚識者謂得諫官之體蓋先生之教
也康熙三十三年冬心抃奉簡命視河工於淮
揚明年二月還京師而先生考終於家無疾而逝

若禪定然先生生以萬曆辛亥卒以康熙甲戌春
秋八十有四官棗強縣丞 勅封文林郎山西太
平縣知縣配李氏 勅贈孺人有闡德黽勉有無
以成先生之志先卒若干年子男子三人心抃壬
子科舉人內府兵科給事中 普壬子科副榜貢
生心鼎縣學增生子女子二人適何祚蕃李昭治
孫五人梓檉松柏柗系之銘曰 南岷之山靈氣
輪囷仙人所家以葆厥真行同王
烈居近何岷孰曰幽宮閭臺與鄰華表歸來福爾
後昆

帶經堂集卷六十八

補定然其生也...
 秋八十有...
 平...
 以成先生之志...
 所和...
 生...
 後...

帶聖宮集卷六十八



